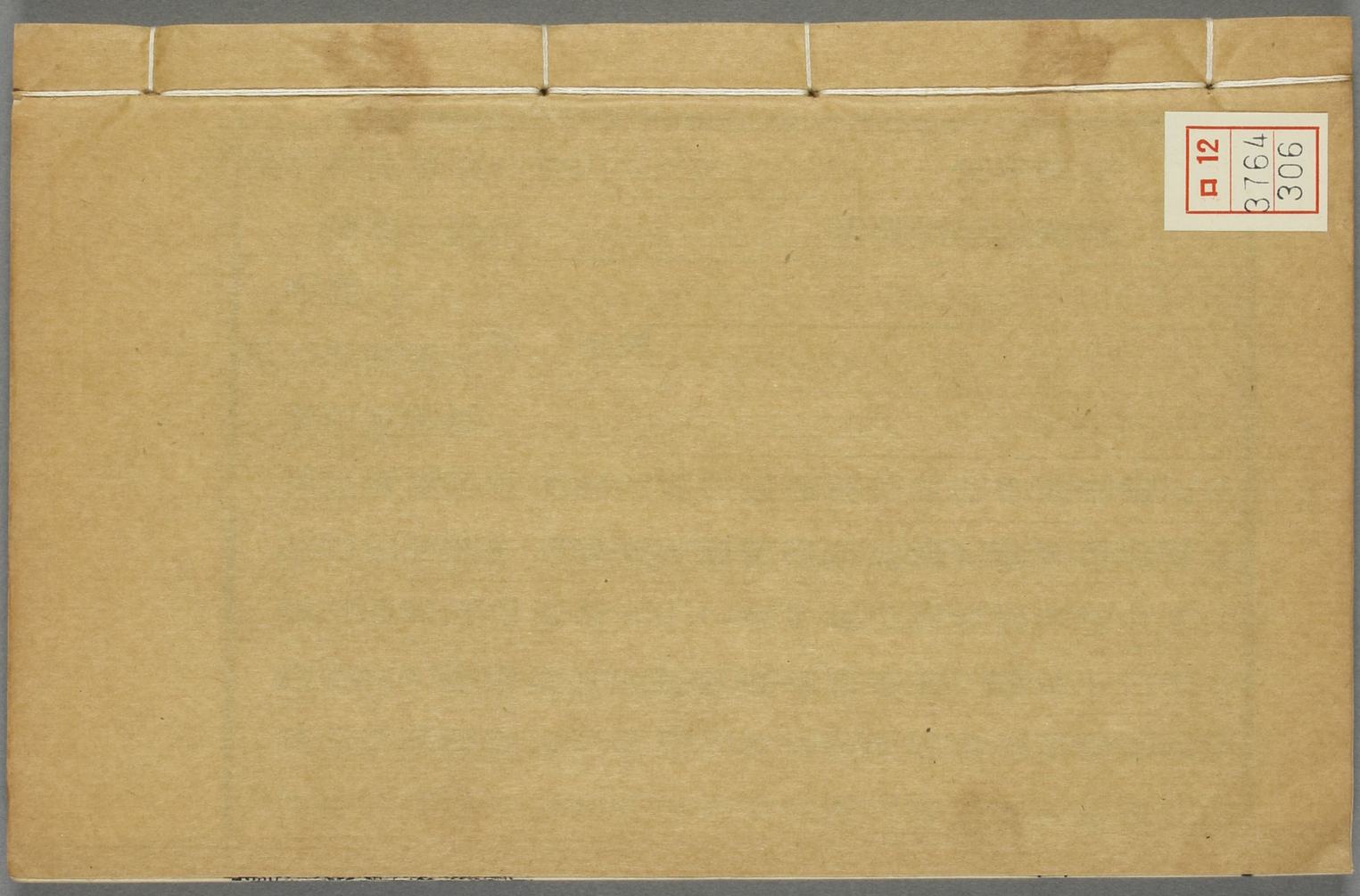

□ 12
3764
306

羣經平議九

德清俞樾蔭甫著

南菁書院

毛詩二

揖我謂我臧兮還　齊風

傳曰臧善也

樾謹案臧固訓善而此臧字則當訓爲壯壯者盛也禮記學記篇約而達微而臧臧與微對則有壯盛之義可知荅臧壯聲近而義通也首章言子之還兮故曰揖我謂我還便捷之貌儇利也是還與儇義相應也二章言子之茂兮故曰揖我謂我好兮傳曰茂美也是茂與好義相應也此臧字亦當與昌字相應傳訓昌爲盛臧爲善則義不相應矣鄭

91-339

知傳義之未安而易傳曰昌佼好貌則又與二章無別蓋毛傳失之於臧非失之於昌一章以便利相譽二章以美好相譽三章以壯盛相譽言各有當未可徒泥古訓矣

履我即兮 東方之日

傳曰履禮也箋云即就也在我室者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

樾謹案傳訓履爲禮而箋申其義如此殊於文義未安氓篇體無咎言釋文曰韓詩作履履幸也此經履字當從韓詩說訓爲幸履我即矣者幸我就也二章曰履我發矣者幸我行也皆男女淫奔私相冀幸之辭履之爲幸蓋古語有然韓說必非無據毛訓履爲禮反失其旨矣

傳曰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穉也

樾謹案丱兮者卽丱之假字也又或通作關禮記禮記篇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輮輪正義曰關穿也是關轂卽貫轂亦卽丱之假字也古字以聲爲主不泥其形故丱或作關又或作丱矣說文以貫訓丱蓋以同聲之字爲訓總角丱兮者總聚其髮以爲兩角有交貫之象也昭十九年穀梁傳羈貫成童范甯注曰羈貫謂交午剪髮以爲飾是其義也

猗嗟名兮 猗嗟

傳曰目上爲名

樾謹案名猶明也釋名釋言語曰名明也名實使分明也蓋名與明古音雖不同然亦一聲之轉故禮記檀弓篇云銘明旌也銘與名同猗嗟明兮美目清兮正取清明之義因明字非韵故用名字代之毛公以名兮清兮皆言美目而名兮之文在美目之上清兮之文在美目之下因有目上爲名目下爲清之說此蓋依經立義不可泥也後人遂將目上爲名四字羼入爾雅竟若爲眉目間之定稱於是變其字作眳見文選西京賦辭綜注又變其字作盼見玉篇頁部不特非詩人之意且亦非毛公作傳之意矣

則選兮射則貫兮

傳曰選齊貫中也箋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

樾謹案此當以傳義爲長伐柯篇籩豆有踐薄曰踐行列貌選從巽聲得與踐通堯典巽朕位史記五帝紀作踐朕位是其例也毛公訓選爲齊訓踐爲行列貌其義不殊仲尼弟子傳任不齊字子選宓不齊字子賤賤卽踐也可知選踐之同義矣舞有舞之位故以齊爲貴射有射之矦故以中爲貴若如鄭義則舞亦可言貫射亦可言選轉覺泛而不切矣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葛屨　魏風

傳曰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又曰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云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

又云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

樓謹案傳義但言葛屨之不可履霜女之不可縫裳竝無可以履霜可以縫裳之說疑經文兩可字當作何字古可何字通用襄十年左傳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釋文曰何或作可昭八年傳若何弔也釋文曰何本或作可石鼓文其魚佳可佳可卽維何也此古文以可爲何之證經文云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何以縫裳故傳義云然至鄭君作箋曰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則已不知可字爲何字古文矣

美無度 汾沮洳

傳曰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

樓謹案無度猶無數也振鷺篇在此無數箋云人皆愛敬無厭之者然則美無度亦謂無厭之者也後漢書張衡傳惟盤逸之無數兮李賢注曰數古度字是度與數古通用傳以本字讀之而釋爲不可尺寸其義轉迂矣

美如英

傳曰萬人爲英

樓謹案凡言如者皆取喻於物傳義非也美如英與下章美如玉同英亦玉也著篇尙之以瓊英乎而傳曰瓊英美石如玉者此英字當與彼同說文玉部瑛玉光也古字止以英爲之穆天子傳枝斯之英郭注曰英玉之精華也玉之精華謂之英故石似玉者亦謂之英說文瑩玉色也一曰石之次玉者玉色謂之瑩石次玉者亦謂之瑩是其例矣

行役夙夜必偕 陟岵

傳曰偕俱也

樾謹案傳義非也行役夙夜必偕與北山篇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義同彼傳云偕偕彊壯貌則此偕字亦當訓強說文人部偕強也是強乃偕之本義單言之曰偕重言之曰偕偕其義一也首章行役夙夜無已傳曰無解倦次章行役夙夜無寐傳曰無耆寐然則卒章言必偕正申前兩章之意言夙夜之間必當自強也訓偕爲俱失之矣

胡取禾三百廛兮 代檀

傳曰一夫之居曰廛正義曰謂一夫之田百畝也

樾謹案如傳義則三百廛爲三百夫之田其數太多且一章言廛二章言億三章言囷義亦不倫疑傳義非也廣雅釋詁稛縕繩竝訓束然則三百廛者三百纏也三百億者三百縕也三百囷者三百稛也其實皆三百束也說文又部秉禾束也然則三百束者三百秉也鄭箋於二章曰三百億禾秉之數不知三百者億之數億猶秉也益自傳失其義故箋亦不得其解矣

樂土樂土碩鼠

樾謹案韓詩外傳兩引此文竝作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適彼樂土樂土爰得我所又引次章亦云逝將去女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當以韓詩爲正詩中疊句成文者甚多如中谷有蓷篇疊嘅其歎矣嘅其歎矣兩句丘中有麻篇疊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兩句東方之日篇疊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兩句

汾沮洳篇曼美無度兩句皆是也毛與韓本當不異
因古人遇疊句皆省不書止於字下加二畫以識之宋書禮
樂志所載樂府詞皆如是如秋胡行曼願登泰華山神人共
遨游二句則書作願二登二泰二華二山二神二人二共二
遨二游二是其例也此詩亦當作適二彼二樂二土二傳寫
誤作樂士樂士耳下二二章同此

職思其居 蟋蟀 唐風

傳曰職主也

樾謹案訓職爲主於義未安爾雅職有二訓一曰常也一曰
主也職思之職當訓爲常猶曰常思其居耳次章職思其外
三章職思其憂竝同詩中職字當訓常者甚多如巧言篇職
爲亂階言其常爲亂階也大東篇職勞不來言常勞而不見
勤也今一以主釋之則義轉迂矣略舉二事以例其餘

良士休休

傳曰休休樂道之心

樾謹案一章云良士瞿瞿二章云良士蹶蹶三章云良士休
休其義皆同故爾雅釋訓瞿瞿休休儉也若如傳義則與瞿
瞿不一律矣此休字當讀爲燠休之休昭三年左傳杜注曰
燠休痛念之聲正義引服注曰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
之曰燠休以是推之休休猶嘻嘻也僖元年公羊傳慶父聞
之曰嘻何休注曰嘻發痛語首之聲休與嘻一聲之轉廣雅
釋詁休喜也休之爲嘻猶休之爲喜矣瞿瞿以目言蹶蹶以

足言休休以聲言皆不敢荒淫之意泥其字以求之斯不得其解矣

見此邂逅 綢繆

傳曰邂逅解說之貌

樾謹案邂逅乃古語莊子胠篋篇解垢同異之變多解垢即邂逅也與同異竝言是邂逅二字各自爲義邂之言解散也逅之言構合也故亦作解構淮南子俶眞篇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乎高誘注曰解構猶合會也構爲合會解非合會而連言之曰解構古人之辭往往如此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因失而連言得倉公傳緩急無可使者因急而連言緩後漢書何進傳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因敗而連

言成皆其例也說見曰知錄卷二十七野有蔓草篇邂逅相遇毛傳曰邂逅不期而會是專說逅字之義此傳曰邂逅解說之貌是專說邂字之義毛公生六國時猶通古語固知邂逅二字各自爲義但於野有蔓草篇謂因逅而連言邂於此篇又謂因邂而連言逅故前後異義也毛說此經必與彼異者葢亦順文爲說彼經云邂逅相遇故從逅字取義訓爲不期而會此經云見此邂逅若從彼說則不可通故從邂字取義訓爲解說之貌婚姻失時男女睽隔其志鬱結不舒矣今夕見之皆得解說然解說在心者不可見解說在貌者則可見故傳以貌言之是說猶悅也今夕何夕見此邂逅謂見此怡悅之貌也毛義精妙鄭箋尚未能申說正義更無論矣釋

文引韓詩以爲不固之貌文選神女賦曰頹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然則不固猶言不自持也雖與毛異而亦從邂字取義其說亦通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秋杜

傳曰佽助也箋云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也此人女何不輔君爲政令又云異姓卿大夫女見君無兄弟之親親者何不相推佽而助之

樾謹案箋義非也爾雅釋宮曰行道也行之人猶言道之人荀子性惡篇曰塗之人可以爲禹與此詩行之人文法相似胡不比焉胡不佽焉不皆語詞車攻篇徒御不警大庖不盈傳曰不警警也不盈盈也文王篇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曰不顯顯也不時時也生民篇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傳曰不寧寧也不康康也此例甚多胡不比焉胡不佽焉猶曰胡比焉胡佽焉比之有人無兄弟胡佽助之有故序曰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幷鄭箋以行之人爲君所與行之人義既迂曲又云女何不輔君爲政令何不相推佽而助之正義因言猶冀他人輔之上文明言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乃冀他人輔助失詩旨矣

父母何怙 鴟羽

傳曰怙恃也

樾謹案二章云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三章云不能藝稻粱父母何嘗皆承上句爲義此章云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義

亦當同怙乃翮之假字說文食部翮寄食也莊子人間世篇釋文引李云翮食也崔云字或作互或作餂蓋翮從胡聲亦或省從古聲故怙與翮得以通用猶言父母何食也傳以本字讀之非是

肅肅鴇行

傳曰行翮也正義曰以上言羽翼明行亦羽翼以鳥翮之毛有行列故稱行也

樾謹案說文羽部翯翮羽革聲也從羽革聲翮羽莖也從羽高聲二字義近而音則絕遠革聲古音在之咍部高聲古音在支隹部不相混也此傳翮字乃翯字之誤廣雅釋訓行行更更也行與更音義相近訓行爲翯猶訓革爲更也自之支無辯斯翯翯不分故此傳翯誤爲翮而正義以有行列爲說於古人以聲相訓之法失之遠矣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 采苓

傳曰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箋云采苓采苓者言采苓之人眾多非一也皆云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喻事有似而非

樾謹案傳箋所說繁而無當於詩意實未得也首章言采苓二章言采苦三章言采葑詩人蓋託物以見意苓之言憐也苦之言苦也葑之言從也說文草部曰葑須從也讒人之言

往往飾爲哀憐辛苦之辭動人之聽而使人必從故以采苓采苦采葑爲興也此詩刺晉獻公聽讒而作采苓采苦其卽驪姬之夜半而泣乎三章皆言舍旃舍旃苟亦無然箋云舍之焉舍之焉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其卽廢太子申生之事乎首陽者元首之象以喻君也傳謂幽辟失之一章言首陽之巓二章言首陽之下見讒人之在君側也三章言首陽之東則更有意義碩人篇傳曰東宮齊太子也正義曰太子居東宮然則采葑采葑葑首陽之東正見讒人之言切近太子矣千載而下以意逆志猶可得其微意也

逝者其耋 車鄰 秦風

傳曰耋老也八十曰耋箋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自樂謂仕焉而去仕他國其徒使自老

檜謹案逝者對今者言今者謂此日逝者謂他日也逝往也猶言過此以往也箋以爲去仕他國毛傳殊無此義

奉時辰牡 駟鐵

傳曰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

檜謹案冬獻狼以下與周官獸人文略同然虞人驅禽以待射非如獸人獻獸以供膳豈其冬但驅狼夏但驅麋乎又曰辰牡豈但驅其牡者而牝者在所不驅乎傳箋之說不可通也辰當讀爲麎爾雅釋獸曰麎牡麎牝麎然則麎牡猶言麎牡矣釋獸曰鹿牡麚牝麀麎四年左傳曰思其麀牡蓋以凡

獸言之則爲牝牡專以麋言則當爲麎麎專以鹿言則當爲麀麀而古人之辭往往互文見義故詩言麎牡傳言麀牡牡者通凡獸而言曰麎曰麀專以麎鹿言互相備也因麎字省作辰雖毛公不得其解矣

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小戎

箋云方今以何時爲還期乎何以然了不來言望之也正義曰方欲以何時爲還期乎何爲了然不來而使我念之也

樾謹案箋文何以然三字解經文胡然二字因胡然之下卽云我念之於義似不屬故加了不來三字以成其義孔氏作一正義誤倒其文而曰了然不來非箋意也阮氏校勘記已辯之矣惟經文實無不來字不得增出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此二句乃自解之辭廣雅釋詁方始也言始者與我以何時爲期乎胡然而我遽念之也杕杜篇曰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彼期已過故憂之此未及期故猶可勿念也上章曰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是亦念之至矣次章又自解之如此正義所謂婦人無怨曠之志者於此可見箋不知方之爲始而曰方今以何時爲還期乎於是下句不得其解矣

俊駾孔羣

傳曰俊駾四介馬也箋云俊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正義曰俊訓淺駾是四馬是用淺薄之金以爲駾馬之甲故知淺駾四介馬也箋申明俊駾爲四介馬之意以馬無深淺之量而謂之俊駾正謂以淺薄之金爲甲之札金厚則

重知其薄也

樾謹案毛公但以淺駟爲四介馬竝無薄金之說鄭訓淺爲淺卽用小戎淺收毛傳文淺之訓淺固無疑矣以爲薄金恐未必然韓奕篇鞹鞃淺幭傳曰淺虎皮淺毛也儀禮旣夕記鹿淺幦鄭注亦曰鹿淺鹿夏毛也是凡毛之淺者皆謂之淺古者戰馬之甲蓋以他獸之皮毛淺者爲之莊十年左傳蒙皐皮而先犯之僖二十八年傳胥臣蒙馬以虎皮皆是也傳所以載之者以用虎皮爲異耳蓋馬必有甲而甲厚則不可驅騁故以他獸皮淺毛者爲之使足以禦矢石而其質仍柔輭不害馳走也管子參患篇曰甲不堅密與淺者同實尹注曰淺謂無甲單衣者可知馬之甲僅如人之單衣耳未必以金爲札如鄭君說也釋文引韓詩曰駟馬不著甲爲淺駟此恐傳者誤衍不字若不著甲直謂之駟耳何言淺也毛韓義本不異因韓說衍不字陸氏遂以異義錄之矣

蒙伐有苑

傳曰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云蒙庞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庞伐

樾謹案傳文討字殊不可曉箋訓爲雜義亦未詳討疑糾字之誤桓二年穀梁傳以是爲討之鼎也釋文曰麋氏云討或作糾是其例也說文糸部糾相糾繚也又曰萡艸之相糾者又曰糾繩三合也蓋萡糾二字竝從糸爲意繩三合謂之糾猶艸相糾謂之萡矣蒙之言蒙萡也是有糾繚之義故傳以

糾訓蒙而箋以雜訓糾今誤爲討則傳箋之意皆晦矣又案
晝雜羽之說似非經意尚書棄誓敽乃干枚傳曰施女楯紛
正義曰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爲施女楯紛紛如
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且以爲飾鄭云敽猶繫也以是言之
蒙有糾繚之義益卽所謂敽乃干者糾繚與敽繫同也繫紛
於盾是謂蒙伐以其爲盾之飾故言有苑傳箋所說恐皆失
之或毛傳本無羽字但曰蒙糾也後人據鄭義增益耳

溯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

傳曰逆流而上曰溯洄 逆禮則莫能以至也順流而涉曰溯
游順禮本濟道來迎之正義曰釋水云逆流而上曰溯洄順
流而下曰溯游孫炎曰 逆渡者逆流也順渡者順流也然則

逆順流皆謂渡水有逆順故下傳曰順流而涉見其是人渡
水也

樾謹案溯說文作遡水部澩逆流而上曰澩洄澩向也水欲
下違之而上也是溯字止可爲逆流之名其字本從屰得聲
屰不順也若使逆流順流同謂之溯義不可通雖有爾雅明
文未敢信也此詩本刺襄公不能用周禮而溯字皆從下而
上之意居今思古故取義於溯洄之異全在洄字游字爾
雅釋水曰濴闇流川過辯回川郭璞解上句曰通流解下句
曰旋流此經洄字卽彼回字游字卽彼流字回乃洄之省游
與流古字通漢書項籍傳必居上游師古注曰游卽流也溯
洄溯流其爲溯也不異然溯之於回川則道阻且長喻不以

禮求之也溯之於流川則宛在水中央喻以禮求之也傳義雖亦本爾雅然於字義不合卽非經義可知矣

道阻且右

傳曰右出其右也箋云右者言其迂迴也正義曰此說道路艱難而云且右故知右謂出其右也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廂是難至也箋云右言其迂迴出其左亦迂迴言右取其涘沚爲韻

樾謹案出其左右方見迂迴僅曰出其右於義未足如正義說豈古人之文亦苟且協韻乎斯不然矣有杕之杜篇曰有杕之杜生於道左箋曰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恆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彼言左此言右義可互明左熱則右寒矣霜降爲九月中白露爲霜則其時已寒而道又出其右是寒甚也北門篇曰出自北門憂心殷殷傳曰北門背明鄉陰此言右猶彼言北也蓋此詩之作序以爲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今讀其詩不見有刺意此後人所以不信序說也然一右字已與北門同意矣

其君也哉 終南

箋曰其君也哉儀貌尊嚴也

樾謹案羔裘篇洵直且侯傳曰侯君也釋文引韓詩曰侯美也文王有聲篇文王烝哉傳曰烝君也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是君與美義相近故昭元年左傳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白虎通號篇曰皇君也美也孔子稱舜曰君哉舜也猶曰美哉

舜也此云顏如渥丹其君也哉亦美之之詞箋云儀貌尊嚴蓋與羔裘篇引論語文同義然言各有當或不其然

交交黃鳥 黃鳥

傳曰交交小兒

樾謹案小宛篇交交桑扈傳與此同又桑扈篇交交桑扈箋云交交猶佼佼飛而往來貌是傳箋竝以交交屬貌然詩人言鳥如關關雎鳩雝雝鳴雁以聲言者爲多交交亦當以聲言文選鸚鵡賦注引韻略曰咬咬鳥鳴也說文無咬字蓋即詩之交交而後人加口旁耳鳥鳴之訓或本三家詩與

百夫之特

傳曰乃特百夫之德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正義曰言百夫之德莫及此人此人在百夫之中乃孤特秀立故箋申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

樾謹案二章百夫之防傳曰防比也三章百夫之禦傳曰禦當也然則防者言可以比百夫禦者言可以當百夫推之首章義亦如是柏舟篇實維我特傳曰特匹也百夫之特言可以匹百夫也故曰乃特百夫之德柏舟釋文曰特韓詩作直云相當直也其義與毛傳相近若用以說此詩亦復可通三章禦字毛訓爲當卽相當直之意也鄭箋謂百夫之中最雄俊則以特爲特立之特此非申傳乃易傳矣正義混傳箋一之非是

人百其身

箋云人皆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爲之正義曰我國人皆百死其身以贖之

樾謹按經言百其身不言百其死箋義非也此其字仍以三良言首章謂奄息也穆公以奄息從死奄息止一身耳若可贖之則人願百倍其身以贖之謂以百人從死亦所甘也上云維此奄息百夫之特是奄息之德足以匹百夫故願以百身代之兩百字正相應解爲一身百死失其旨矣

隰有六駮 晨風

傳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正義曰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陸璣疏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如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此言非無理也

樾謹案陸以駮爲木名誠爲有理然梓榆之名不見於爾雅今以爾雅求之釋木云駮赤李釋文曰字亦作駮此木之以駮名者也釋草云殿九葉釋文曰樊本殿字作駮此草之以駮名者也何必引梓榆之名爲說乎至此經六字殊不可曉王肅謂據所見而言亦臆說也六疑當爲炗說文少部炗菌炗地蕈叢生田中從少六聲徐鍇繫傳曰從少者象三菌叢生也菌以叢生而謂之炗則凡叢生者皆得以炗名之周易夬九五莧陸夬夬陸即炗也莧叢生而白莧陸猶菌蕈叢生而曰菌炗矣六駮即菌炗之比六炗陸古字通用陸從坴聲坴從炗聲炗從六聲以六爲炗猶以陸爲炗也駮蓋即

釋草之殿郭璞注曰今江東有草五葉共叢生一莖俗因名曰五葉卽此類也是駁亦叢生之物故稱共駁上云山有苞櫟鴇羽篇正義引孫炎曰物叢生曰苞然則櫟曰苞駁曰苞義正一例六駁卽共殿也傳義失之陸疏亦未爲得於我乎夏屋渠渠 權輿

傳曰夏大也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正義曰案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鄭不然者詩刺有始無終始則大具今終則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

樾謹案傳不解屋字未知毛意如何鄭訓屋爲具雖本爾雅似於文義未安古鼎彝之屬往往刻宮室之象辭尚功所載有冊命鼎上刻室形阮氏積古齋所載有重屋父丁彝上刻重屋形皆是也儀禮士冠禮鄭注曰周制自卿大夫以下皆爲夏屋此經所謂夏屋者或亦鼎彝之屬上刻夏屋形故卽以名之崔駰以夏屋渠渠說宮室之美義自得通而王肅據以說此經則詩人固言飲食之器非言宮室宜爲孔氏所糾矣

泌之洋洋 衡門 陳風

傳曰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箋云泌水之流洋洋然正義曰邶風毖彼泉水知泌爲泉水

樾謹案㳄彼泉水爲泉流之貌泌之洋洋爲泉水之名正義必合而一之則是泌之洋洋爲泌然之洋洋不成句矣且㳄彼泉水與變彼諸姬一律今云泌泉水也則亦將云變諸姬也其可乎故觀毛公泌泉水也之訓知非㳄彼泉水之㳄矣蔡邕郭林宗碑曰棲遲泌丘以泌爲丘名或本三家詩廣雅釋丘曰丘上有丘爲泌丘泌丘當卽秘丘也泌之爲丘名爲泉名雖未知孰是要皆實有所指之地非如㳄彼泉水爲虛擬之詞也

誰昔然矣 墓門

傳曰昔久也箋云誰昔昔夕也誰乃語辭誰昔然矣猶云由來久矣傳箋之義甚明段氏玉裁所訂故訓傳作昔夕也爲之說曰誰夕猶今人云不記是何日也記云疇昔之夜疇誰正同此說殊誤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萬民此豈一二日之事而以疇昔之夜爲比乎且記云疇昔之夜者疇昔昔也猶云昔之夜也若訓昔爲夕則既云夕不必又云夜矣段誤解記文因臆改傳義不可從也

佼人懰兮 月出

樾謹案說文無懰字懰卽溱洧篇瀏其清兮之瀏作懰者字之誤也朱薇篇正義引鄭君周易注曰慷讀如羣公濂之濂古書篆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慷然則瀏誤爲懰亦猶是矣瀏之義爲清說文水部瀏流清貌引詩曰瀏其清兮

毛意上言瀏下言清不當同義故曰瀏深貌至此詩毛惟首章有傳二三章皆無傳蓋義與首章同首章佼人僚兮傳曰好貌此章佼人瀏兮釋文亦曰好貌正得傳意深與好從清之義而引申之廣雅釋詁曰皎深也清之爲深猶皎之爲深也碩人篇巧笑倩兮傳曰倩好口輔清之爲好猶倩之爲好也此詁訓之法後世失其傳久矣

匪適株林從夏南 株林

箋云匪非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佚之行自之他耳舘拒之詞

樾謹案鄭意以此兩句爲詩人設爲靈公舘拒之詞然非詩人意也靈公之往夏氏必以從夏南爲詞故詩人刺之曰吾君胡爲乎朝夕而適株林從夏南乎殆非適株林從夏南也如此則淫乎夏姬意在言外矣箋義失之

夭之沃沃 隰有萇楚

傳曰夭少也箋云疾君之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之意

樾謹案夭之沃沃仍當以萇楚言詩人固借物爲喻不必斥言人也國語魯語澤不伐夭韋注曰草木未成曰夭漢書貨殖傳澤不伐夭師古注曰夭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此經夭字義與彼同沃沃卽氓篇所謂其葉沃若也若以人言則失其義矣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匪風

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

樾謹案經文兩誰字鄭本當作疇說文口部曰誰也經典相承以疇爲之爾雅釋詁曰疇誰也鄭作箋時經文叅作疇能亨魚疇將西歸鄭解疇字爲疇匹之疇國語齊語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韋注曰疇匹也字亦作儔大玄經劇首曰陽無介儔范望注曰儔匹也鄭以爲儔匹中有能亨魚者儔匹中有將西歸者故以人偶釋之不然則誰能誰將意甚明顯何迂迴其詞而曰人偶乎詩中言誰者如誰謂雀無角誰謂鼠無牙鄭固不以人偶釋之也是知此經誰字當爲疇矣

於我歸處 蜉蝣 曹風

箋云君當於何依歸乎正義曰此國若亡於我君之身當何所歸處乎

樾謹案正義之說非箋意也經云於我歸處箋云於何依歸叅即以我爲何我何古音相近鶉之奔奔篇我以爲兄韓詩外傳引作何以爲兄疑此篇於我歸處於我歸息於我歸說三我字韓詩竝作何鄭箋用韓義耳周頌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作何以恤我說文言部引作誰以謐我何之爲我猶何之爲誰也

蜉蝣掘閱

傳曰掘閱容閱也箋云掘閱掘地解閱

樾謹案傳箋於掘閱之義均未明說文土部堀下引詩作蜉

蝝堀閱是堀乃本字掘其假借字說文又有堀字曰兔堀也徐鍇繫傳引文子兔走歸堀閱證之詩之堀閱與文子堀閱同義閱通作穴文選風賦空穴來風注引莊子空閱來風是其證也一章言羣三章言堀閱者見昭公任用小人入其朝者如入蝝蝝之堀穴也漢書鄒陽傳曰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亦以堀穴連文因假掘閱爲之而毛鄭均不得其解矣

季女斯飢 侯人

傳曰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正義曰采蘋云有齊季女謂大夫之妻車舝云思孌季女逝兮欲取以配王皆不得有男在其閒故以季女爲少女此言斯飢當謂幼者竝飢非獨少女而已故以季女爲人之少子女子皆觀經爲訓故不同也

檜謹案毛分季女爲二義殊爲不安此季女與車舝篇同彼箋云思得變然美好之少女有齊莊之德者往迎之配幽王代褒姒也此詩之義與彼不殊僖十八年左傳稱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史記晉世家作美女乘軒者然則曹其公不止遠君子近小人且多內嬖可知故於卒章及之見婉變之季女不見答而至窮困也史記增美女二字必有所本或三家詩說與

四國有王 下泉

傳曰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云有王謂朝聘於

天子也

樾謹案焦氏易林蠱卦云下泉苞稂十年無王荀伯遇時憂念周京據此則三家詩當有作四國無王荀伯勞之者勞之謂憂之也淮南子精神篇竭力而勞萬民汜論篇以勞天下之民高誘注曰勞憂也三家詩必訓勞爲憂焦氏用其說故曰憂念周京也以全詩語意求之優于毛矣

一之日觱發七月豳風

樾謹案七月篇或言日或言月王介甫詩說因有陽生言日陰生言月之說殊近穿鑿蓋前人徒以陰陽爲言而未推其紀數之異也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以周正紀數也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以夏正紀數也公劉徙

豳當有夏中葉則其俗必循用夏正周公作詩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故卽本豳人之俗以立言篇名七月其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至夏正之十一月在周爲正月周公在周言周故變其文曰一之日以周正紀數而又不與豳俗之用夏正者混而無別正古人立言之善也既曰一之日二之日遂繼之曰二之日便於文也既曰一之日二之日則夏正之正月二月不得謂之一月二月故從周正數之曰三之日四之日自是爲蠶月蠶月者夏之三月以周正數之則五之日也不言五之日者以篇中有五月也不言三月者以篇中有三之日也因取物候之有定者紀之而曰蠶月不特屬詞之密且正朔無定而物候有定則七月一篇所紀日月皆定於

此矣

三之日于耜

傳曰于耜始修耒耜也

樾謹案四章一之日于貉箋云往搏貉七章晝爾于茅箋云往取茅是經文于字箋皆訓爲往獨此無箋則因修耒耜不當言往耳不知于耜亦往耜也周官薙氏掌殺草冬日至而耜之鄭注曰耜之以耜側凍土剗之三之日于耜當從此義謂往而耜之也耜乃殺草之名非謂修耒耜豳地晚寒故至三之日始克耜之耳

蠶月條桑

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正義曰於養蠶之月條其桑而采之謂斬條於地就地采之也

樾謹案采桑之事尙在下文若此句已言斬條於地就而采之則下又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於文複矣且斬條於地而采之亦不得但謂之條桑箋義非也蠶月條桑與四月秀葽文義一律禹貢厥草惟繇繇爲草盛貌則條爲木盛貌此條字義與夏書曰厥草惟繇繇爲草盛貌則條爲木盛貌此條字義與彼同條桑言桑葉茂盛也

猗彼女桑

傳曰角而束之曰猗正義曰猗束彼女桑而采之謂柔稚之桑不枝落者以繩猗束而采之也

樾謹案猗乃掎之假字說文手部掎偏引也女桑乃桑之小

者故以手引而采之也竝無以繩束之義

四月秀蘼

傳曰不榮而實曰秀蘼蘼草也箋云夏小正四月王瓜秀蘼其是乎正義曰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曰王瓜生夏小正云王瓜秀未聞孰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今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瓜而生秀字異必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本草云瞢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陰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蘼已否未能審之

樾謹案王瓜之爲蘼本無明文鄭以意說之耳未足據也爾雅釋草曰蘼繞棘蒬郭注曰今遠志也疑卽此經所謂蘼者蘼繞本蠻韻字重言之曰蘼繞單言之則止言蘼矣本草云遠志一名棘蒬一名蘼繞葉名小草陶注曰小草狀如麻黃而青蘇頌圖經云亦有似大青而小者三月開花白色此云四月秀蘼者蓋三月而華四月而秀又或幽地晚寒故較遲一月也毛必云不榮而實曰秀此亦似泥正義引出車云黍稷方華生民云實發實秀是黍稷有華亦稱秀然則雅訓固未可拘矣

上入執宮功

傳曰入爲上出爲下箋云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

樾謹案上尙古字通上下之上可以尙爲之尙庶之尙亦可以上爲之上入執宮功言野功旣畢尙入而執宮中之事也

陟岵篇上愼旃哉朱子集傳曰上猶尙也其說視箋義爲長不得因非古訓而疑之

予所蓄租 鴟鴞

傳曰租爲釋文引韓詩曰積也

樾謹案租當讀爲苴漢書郊祀志席用苴稭如淳曰苴讀如租是租苴古字通也召旻篇如彼棲苴傳曰苴水中浮草然則予所蓄租言予所將取之菜予所蓄聚之苴兩句正一律如毛韓之義則與上句不倫矣

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東山

箋曰是不足可畏乃可爲憂思

樾謹案不與伊竝語詞不可畏言可畏也伊可懷言可懷也

蓋言室中久無人荒穢如此可畏亦可懷也箋義失之

九十其儀

正義曰舉九與十言其多威儀也

樾謹案數始於一而極於九至十則復爲一矣故古人之詞凡言至多之數必曰九若公羊傳叛者九國漢書反者九起是也此言九十其儀與無羊篇九十其犉一律蓋以十計者止於九十若再益以十卽當以百計矣是不可復益之數故爲至多之數也若依正義分九與十而二之轉不見其多矣且如九十其犉可曰九其犉十其犉乎由不解古人語意故

也

邊豆有踐 伐柯

傳曰行列貌

樾謹案踐當讀爲翦爾雅釋言曰翦齊也翦訓齊故爲行列之貌言籩豆之行列翦然而齊也尚書序曰遂踐奄鄭注曰踐讀曰翦禮記玉藻篇弗身踐也鄭注曰踐當爲翦是踐翦古通用矣

德音不瑕 很跋

傳曰瑕過也箋云不瑕言不可疵瑕也

樾謹案傳箋義竝非也瑕古與遐通隰桑篇遐不謂矣禮記表記引作瑕不謂矣是其證也泉水篇不瑕有害傳曰瑕遠也是亦讀瑕爲遐德音不遐猶曰德音不遐不乃語詞不遐遐也與車攻篇不警警也不盈盈也文王篇不顯顯也不時時也一例言其德音所及者遠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七十終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

羣經平議十

南菁書院

德清俞樾蔭甫著

毛詩三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　四牡　小雅鹿鳴之什

傳曰鵻夫不鳥之慤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則止下止於栩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感厲之樾謹按鳥何與於人豈人愛之卽可以不勞乎箋義非也爾雅釋鳥曰佳其鵻鴡昭十七年左傳正義引樊光注曰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卽佳其夫不孝故爲司徒是夫不乃孝鳥其載飛載下或以戀其父母使然故詩因不遑將父不遑將母而有感於翩翩之鵻也南有嘉魚篇亦云翩翩者鵻傳

曰雖壹寎之鳥箋云壹寎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此箋所云鳥之慤謹者葢亦此意而不知大非傳義矣夫雖字毛已於此經解訖壹寎之鳥不卽繫於此傳下者因彼經下文云嘉賓式燕又思毛公之意謂雖是壹寎之鳥今夕寎此明夕又寎此與下文又字相關合也然則詩人託物起興各有所取此經取其孝彼經取其壹雖同一雖而所取不同鄭君殆猶未得其旨矣

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常棣

傳曰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箋云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立榮顯之名

樾謹按傳箋均未解求字之義說文辵部逑斂聚也求與逑古字通爾雅釋訓篇釋文曰逑本作求是其證也裒訓聚求亦訓聚葢以原隰之相聚喻兄弟之相聚耳

和樂且孺

傳曰孺屬也箋云屬者以昭穆相次序

樾謹按六章云和樂且孺七章云和樂且湛兩章之義必當一律鹿鳴篇和樂且湛傳云湛樂之久若孺訓爲屬則與和樂且湛不一律矣孺當讀爲愉孺從需聲愉從俞聲兩聲相近隱二年左傳紀裂繻公穀皆作紀履綸桓六年傳申繻管子大匡篇作申俞爾雅釋言篇釋文曰渝舍人作穀方言郭注曰孺字亦作褕並其證也說文心部愉樂也既言和樂而又言愉猶和樂且湛既言和樂而又言湛湛亦樂也說文女

部媟樂也湛卽媟之假字

無酒酤我 伐木

傳曰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正義曰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爲酤酒故易之爲酤買也

樾謹按王者燕其族人必無酤酒於市之理此自以傳義爲長有酒湑我無酒酤我言有酒則茜之無酒則釀之也經言酤我正見無酒之意必言酤者取其成之易若必經久而成斯則無及矣玉篇鹽部監倉卒也淮南子道應篇輪大疾則苦而不入高誘注曰苦急意也酤與監苦同聲亦有急義故一宿之酒謂之酤下文曰迨我暇矣飲此湑矣然則酤是倉

卒而成經固自釋其義矣

蹲蹲舞我

傳曰蹲蹲舞貌

樾謹按猗嗟篇舞則選兮傳訓選爲齊此云蹲蹲義與選同史記周本紀遵修其緒徐廣曰遵一作選然則選之通作蹲猶選之通作遵也漢書揚雄傳蹲蹲如也師古注曰蹲蹲行有節也毛公訓蹲蹲爲舞貌亦言其行之有節正與選之訓齊同義

俾爾單厚 天保

傳曰單信也或曰單厚也箋云單盡也

樾謹按傳箋三說當以訓厚者爲定俾爾單厚單厚一義也

猶下文俾爾多益多益亦一義也說文口部單大也墨子經篇曰厚有所大也是大與厚義相近北門篇毛傳曰敦厚也方言曰敦大也長發篇毛傳曰厖厚也爾雅釋詁曰厖大也單訓大亦訓厚猶敦與厖訓厚亦訓大矣

何福不除

傳曰除開也箋云皆開出以予之

樾謹按如傳箋義甚爲不詞非經旨也除當讀爲儲易萃象傳君子以除戎器釋文曰除本作儲是其例也何福不儲言何福而不儲積之也正與上句俾爾單厚相應儲積之則厚矣猶下文曰以莫不庶庶眾也與上句俾爾多益亦相應也

君曰卜爾

傳曰卜予也

樾謹按楚茨篇卜爾百福箋亦云卜予也卜之訓予雖本爾雅其義絶遠據爾雅釋詁曰台朕賚畀卜陽予也郭注曰賚畀卜皆賜與也猶予也因通其名耳是郭意以賚畀卜爲賜予之予台朕陽爲予我之予其實卜亦予我之予也禮記檀弓篇卜人師扶右鄭注曰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卜僕聲既相近義亦得通說文㙜或作卟即其例也爾雅卜字疑當作僕故訓爲予猶今人自言稱僕矣說詳爾雅毛鄭據以解此經卜字恐未可從大田篇秉畀炎火釋文曰韓詩秉作卜卜報也卜報一聲之轉白虎通蓍龜篇曰卜赴也赴與報亦聲近義通禮記少儀篇卅報往鄭注曰報讀爲赴赴疾之赴卜既

訓赴亦得訓報古義卽存乎聲韓詩說殆勝於毛矣

期逝不至而多爲恤 林杜

正義曰女室家言本與我期已往過矣於今猶不來至由是而使我念之多爲憂以致病矣

樾謹按此多字當讀爲亦祇以異之祇祇適也言本與我期者欲我知有歸期而不憂也今期已往而猶不至則適使我憂傷而已多與祇古同聲而通用詳見襄二十九年左傳及論語子張篇正義若云多爲憂則不辭矣

爲龍爲光 蓼蕭 南有嘉魚之什

傳曰龍寵也箋云爲寵爲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已也正義曰爲君所寵遇爲君所光榮

樾謹按經言爲龍爲光不言爲所寵爲所光傳箋之義似均與經文語意未合此龍字仍當讀如本字廣雅釋詁龍日君也爲龍爲光猶云爲龍爲日並君象也賈子容經篇曰龍也者人主之譬也禮記祭法篇王宮祭日也鄭注曰王君也日稱君是龍日爲君象古有此義變日言光以協韻也周易說卦傳離爲日而虞注於未濟六五及夬彖傳並曰離爲光於需彖辭則曰離日爲光是日與光義得相通文選張孟陽七哀詩朱光馳北陸注曰朱光日也陸士衡演連珠重光發藻注曰重光日也詞賦家以日爲光非無本矣光與明同義禮記禮器篇大明生于東注曰大明日也日謂之光猶謂之明也光與景亦同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揆景緯以裁基注曰

景日也日謂之光猶謂之景也此言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故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竝以天子言也柏舟篇母也天只傳曰天謂父也彼變父言天以協韻此變日言光亦取協韻詩固有此例矣乃昭十二年左傳叔孫昭子說此詩有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則已同毛傳義左傳晚出先儒致疑若斯之類恐未可據

一朝饗之 形弓

傳曰一朝猶早朝

樾謹按經既言朝其早不待言矣早乃甲字之誤甲爲十日之首故引申之爲第一之稱如甲令甲第之類是也楚辭哀郢篇甲之鼂吾以行鼂卽朝字疑甲朝乃六國時常語故毛公卽用以說詩謂詩人言一朝猶今人言甲朝耳後人不曉甲字之義而臆改爲早朝失其旨矣大明篇會朝清明傳曰會甲也毛公之意蓋以會甲雙聲古得通用會朝卽甲朝朝卽一朝也自此傳誤而彼傳之義亦不可解矣

六月棲棲 六月

傳曰棲棲簡閱貌

樾謹按棲棲猶妻妻也妻之言齊也禮記祭義篇齊齊乎其敬也正義曰齊齊謂整齊之貌棲棲與齊齊同故訓爲簡閱貌下句戎車既飭傳曰飭正也與上句六月棲棲文義相承有客篇有萋有且傳曰萋且敬慎貌萋之與棲義亦通也近解謂棲棲猶遑遑蓋本論語憲問篇正義其說非是辯見論語

侵鎬及方

箋云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正義曰王肅以爲鎬京故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來歸也孫毓亦以箋義爲長

樾謹按毛傳說上句整居焦穫云焦穫周地接于獯允者而於鎬方則無解疑毛公之意正同王肅之說以鎬爲鎬京益焦穫乃周藪爾雅釋地周有焦護郭璞注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在今爲陝西西安府三原縣獯允既居焦穫復由焦穫內侵則鎬方不得更在焦穫之外明矣侵鎬及方者侵鎬京而及其方也方猶竟也古者建國必用開方之法計之

故四竟謂之四方竟內謂之方內史記孝文紀方內安謐是也出車篇往城于方猶言往城于竟傳曰方朔方益逆探下文爲說明此所謂方者乃近北之一方非其餘三方也正義曰北方大名皆言朔方此直言方即朔方也是知朔之可言方而不知東西南之亦可言方大非毛意矣毛於此無傳者蓋既知焦穫爲周地則侵鎬及方其爲侵鎬之邊竟固不待言即下句至于涇陽亦可知其所在矣漢書地里志安定郡涇陽开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按漢涇陽縣乃今甘肅平涼府平涼縣此漢之涇陽非詩人所詠之涇陽也水北曰陽至于涇水之北耳非必其在涇水所出之开頭山也後世於涇水所出之處設縣名之曰涇

陽在周時未有此名詩人竝不知後世有此縣未可以漢地名爲周地名也所謂涇陽者卽指其入渭之處陽陵故城在今陝西西安府高陵縣高陵在府東北七十里上文焦穫在今西安府三原縣三原在府北九十里然則居焦穫而侵及涇陽固勢所必至者矣春秋時晉伐秦必由涇水成十三年曰師遂濟涇襄十四年曰及涇不濟周時玁狁侵及涇陽疑卽春秋時秦晉用兵之路故下文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傳曰言逐出之而已蓋卽從其來路逐之也太原之地毛鄭皆無說朱子集傳曰太原亦曰太鹵今在太原府陽曲縣其說是也史記匈奴傳韓信降匈奴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周時玁狁之禍正與漢匈奴同漢文帝幸太原卽用吉甫伐玁狁故事也日知錄謂太原當卽今之平涼若是晉陽之太原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顧氏之說蓋誤以漢之涇陽爲詩之涇陽故耳其致誤之由皆因鄭君解鎬方爲北方地名而不知其卽爲周之鎬京於是竝涇陽所在而失之故爲詳考如此然則來歸自鎬當作何解曰吉甫此行遠至太原若依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之例當云來歸自太原方與上文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義相應今乃云來歸自鎬者蓋上云吉甫燕喜既多受祉謂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又多受賞賜也繼之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鱉膾鯉則又言吉甫自鎬京歸其私邑與其私人燕飲也王基所疑殆未達此耳

逸豫無期 白駒 鴻雁之什

傳曰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

樾謹按期當讀爲綦荀子書每用綦字爲窮極之義王霸篇目欲綦色耳欲綦聲楊倞注曰綦極也亦或作期議兵篇已綦三年然後民可信也此與宥坐篇綦三年而百姓往矣文義正同楊注以爲過一朞之後非也詩中言無期者如南山有臺篇萬壽無期及此篇逸豫無期皆謂無窮極也荀子固傳詩者其書屢用綦字殆古詩說如此毛謂無期以反則是期日之期失之矣

無相猶矣 斯干

傳曰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

樾謹按猶當讀爲敵說文女部敵醜也式相好矣無相敵矣好與敵相對成義遵大路篇無我醜兮不寔好也正義曰醜與醜古今字正月篇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傳曰莠醜也此以敵與好對猶彼以醜與好對莠與好對也猶敵並從酋聲故得通用傳箋均失之鼓鐘篇其德不猶猶亦敵也箋亦誤讀爲瘉

無非無儀

傳曰婦人質無威儀也箋云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

樾謹按箋義非也婦道雖無成然不可以無善爲教非當讀爲斐爾雅釋訓有斐君子郭注曰斐文貌毛詩作有匪君子

傳曰匪文章貌匪與非詩每通用木瓜篇匪報也傳曰匪非也匪可爲斐則非亦可爲斐傳曰婦人質無威儀質字正解無斐之義猶曰無文章無威儀也鄭不解傳意以毛未說非字別爲之說失之矣

九十其犉無羊

傳曰黃牛黑脣曰犉

樾謹按傳義本爾雅釋畜黑脣曰犉之文然九十其犉乃是約計其大數不應專舉黑脣者爾雅曰牛七尺爲犉郭注引詩九十其犉似得詩意葢七尺之牛牛之大者舉大足以見小故曰九十其犉言牛之七尺者已有九十則小者可知也良耜篇殺時犉牡亦當從此訓傳竝以黃牛黑脣釋之非是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傳曰陰陽和則魚眾多矣溱溱眾也旐旟所以聚眾也

樾謹按如傳義則上句止夢見魚眾下句止夢見旐旟竝無如朱子集傳所載或說人乃是魚旐乃是旟者也然兩維字頗不易解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上維字訓乃下維字訓與然兩句本一律陳氏奐毛傳疏曰上維字訓其下維字訓與然兩句本一律而維字乃上下異訓恐不然也此詩占夢與斯干篇同彼云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此篇維字與彼不異眾維魚矣猶云維眾魚矣旐維魚矣猶云維旐旟矣古人之文往往有此例

如尚書君奭篇曰迪惟前人光猶云惟迪前人光也故枚傳曰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又曰天惟純佑命猶云惟天純佑命也故枚傳曰惟天大佑助其王命眾維魚矣旄維旟矣亦猶是耳後人不知古人文法之變而異義橫生不可從也

無小人殆 節南山 節南山之什

傳曰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箋云殆近也無小人近樾謹按傳箋義竝非也無小人殆與上文勿罔君子義同猶云無殆小人到其文以協韻耳詩意蓋謂勿誣罔君子勿危殆小人也論語為政篇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罔殆對文卽本于此

君子如屆俾民心闋

傳曰屆極闋息箋云屆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鞫凶之心息

樾謹按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兩句反覆相明與巧言篇君子如怒君子如祉句法相似屆與夷猶怒與祉也說文尸部屆行不便也與夷之訓易義正相反字亦通作艱爾雅釋詁篇釋文引孫炎曰艱古屆字說文舟部艐船著不行也亦卽行不便之意閟者閉也說文門部閟事已閉門也傳訓閟為息乃從事已之義引申之凡經傳閟字或訓終或訓止其義竝同而不知言各有當此經閟字不取事已之義而取閉門之義言君子所行如不便於民則上下之情不通而民之心閉矣君子所行如平易近人則民自去其

惡怒之心也兩句相對成義傳箋均未達其旨

式月斯生

箋云式用也用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

樾謹按用月此生甚爲不辭箋義疑非經旨也月乃拊之省說文手部拊折也大元經羡上九車軸折其衡拊范望注亦曰拊折也式拊斯生言用折其生也蓋亂靡有定故民不得遂其生而天折也字又與抓通說文手部抓動也國語晉語曰其爲本也固矣故不可拊也韋注曰拊動也是拊抓同義蓋從月從爪之字聲近而義通說文足部跗或從爪卽其例也正月篇曰天之抓我釋文曰抓徐又音月然則此言拊彼言抓文異義同矣

有菀其特 正月

箋云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而有菀然茂特之苗

樾謹按茂特之苗但謂之特於文未明凡詩所云如有賁其實有鶯其羽有略其耜有捄其角之類末一字皆實有所指非虛擬之詞有菀其特亦猶是也瞻彼阪田有菀其特與桑柔篇瞻彼中林甡甡其鹿句法相似特當爲三歲獸名伐檀篇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傳曰獸三歲曰特周官大司馬職司農注亦曰三歲曰特是也白帖卷八十引此文作有宛其特是經文菀字本不從艸後人因鄭訓爲菀然茂特因竝經文改爲菀耳阪田之中有宛然之特正見宗周既滅田野荒蕪故繼之曰天之抓我如不我克也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箋云彼彼王也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言其禮命之繁
多
樾謹按以箋說考之此經當以彼求我三字爲句則如不我
得五字爲句禮記緇衣篇引此經而鄭君解之曰言君始求
我如恐不得我讀亦與此同也近人讀彼求我則四字爲句
文不成義殊不可從
乃棄爾輔
正義曰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
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
樾謹按毛鄭皆不解輔字未詳何物正義所言近於臆說矣

說文革部轉車下索也疑輔卽是轉輔從甫聲轉從專聲而
專亦從甫聲是其聲同也輔爲車下索故從車而其質則革
也因又變爲從革之轉專聲卽甫聲也猶脯爲鍑屬故從鬲
而其質則金也因又變爲從金之釜父聲卽甫聲也說詳余
所著字義載疑下文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傳曰員益也其
實員者旋也古員云同字十二章昏姻孔云傳曰云旋也員
于爾輻卽云于爾輻謂旋繞于其輻也周易小畜九三輿說
輻釋文曰輻本亦作輹疑此經輻字亦輹字之誤輹卽所謂
伏兔也釋名釋車曰屐似人屐也又曰伏兔在軸上似之也
又曰輹輹伏也伏於軸上也是輹卽伏兔之異名伏兔下有
革繫之于軸之上其名曰轒說文車部轒車伏兔下革也是

也所謂輔者殆以伏兔之爲物其任至重恐非一革所能勝故又以此輔轙之不足歟其名曰輔卽取輔助之義爾雅釋詁輔俌也蓋輔助字古本從人作俌其從車作輔者爲車下索之專名乃經典皆假輔爲俌於是又別製從革專聲之轉字耳僖十五年左傳正義引子夏易傳曰輿車下伏菟也形如伏菟以繩縛於軸因名縛也按縛卽轉字乃縛伏兔於軸者而非卽伏兔子夏傳所云混伏兔與轉而一之矣說文曰輿車軸縛也周易大畜釋文曰輿車下縛也其說皆誤附辨於此

于何不臧十月之交

正義曰於何不善乎猶言一何不善

檜謹按于卽吁字驕虞篇于嗟乎驕虞是其證也于何不臧猶曰于嗟乎何其不臧正義以爲於何不善失之

豔妻煽方處

傳曰煽熾也箋云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竝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

檜謹按釋文曰處一本作熾此涉鄭箋而誤也傳云煽熾也是煽卽熾矣何又言熾乎箋雖有方熾二字然方在熾上則非經文方字也經文方字鄭蓋訓爲竝故經云方處箋云竝處位也說文方部方併船也爾雅釋水大夫方舟郭注曰併兩船蓋方之本義爲兩舟相竝故方卽訓竝尚書微子篇小民方興史記宋世家作竝興是其證也後人誤解鄭箋致竝

經文而妄易之不可從也

題彼脊令 小宛

傳曰題視也箋云題之爲言視睇也

檄謹按篇首宛彼鳴鳩傳曰宛小貌題彼脊令與宛彼鳴鳩
句同宛以鳩言題應以脊令言傳箋訓題爲視則以人言矣
凡詩所云鴥彼晨風弁彼鸒斯翩彼飛鴞上一字皆屬鳥傳
箋非也題當讀爲提僖二年穀梁傳注不言提其耳釋文曰
提本作題是提與題古通用小弁篇歸飛提提傳曰提提羣
貌題彼脊令之題卽歸飛提提之提也又按題與提竝假借
字其本字當作禔說文彳部禔禔行貌方言凡細而有容謂
之嫢或曰禔歸飛禔禔當從說文訓爲行貌禔彼脊令當從

方言訓爲細而有容與宛彼鳴鳩 義正相近

哀我塡寡

傳曰塡盡箋云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

檄謹按塡當讀爲矜矜字從令俗從今誤也令聲與眞聲古
音相同左傳顚軫漢書滇零竝曼韻字是古音相近之證周
官大司徒職則民愼德鄭注曰謂矜其善德勸爲善也以矜
訓愼亦以同聲相訓塡之爲矜猶愼之爲矜也哀我塡寡卽
哀我矜寡毛以本字讀之而訓爲盡恐未得經旨釋文曰韓
詩作疹疹苦也爾雅釋言曰矜苦也然則疹與矜本聲近而
義通矣

予之佗矣 小弁

傳曰佗加也正義曰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予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

樾謹按正義之說迂迴難通非古訓也說文人部佗負荷也荷與加聲近義通佗訓荷故亦訓加字亦作拕周易訟上九終朝三褫之鄭本作三拕之注曰三加之也拕之訓加豈亦可云謂佗人乎

君子無易由言

箋云由用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

樾謹按抑篇無易由言箋云由於也女無輕易於教令此云君子無易由言義與彼同言君子無易於言人之耳有屬於垣者不可不愼也箋訓由爲用其義轉迂矣

昊天已威予愼無罪昊天大憮予愼無辠 巧言

傳曰愼誠也

樾謹按白駒篇愼爾優游傳曰愼誠也與此文同荀子勸學篇眞積力久則入楊倞注曰眞誠也蓋愼眞古通用史記魯世家眞公漢書古今人表作愼公是其證也予愼無罪予愼無辠猶云予眞無罪予眞無辠耳曰知錄言五經無眞字不知古人卽假愼爲眞也

往來行言

箋云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此亦可是之謂行也

樾謹按箋義迂迴非經旨也行言者輕浮之言九章算術盈

不足章曰醇酒一斗直錢五十行酒一斗直錢一十行與醇對說文酉部醇不澆酒也是行爲澆薄也潛夫論浮侈篇曰以完爲破以牢爲行行與牢對亦不堅固之意小人之言輕浮無根故謂之行言曰往來者正見其無定也尚書盤庚篇而胥動於浮言金縢篇乃流言于國浮言流言竝與行言同廣雅釋詁曰流行也釋訓曰浮浮行也是浮與流皆有行義也洞酌篇洞酌彼行潦傳曰行潦流潦也流言謂之行言猶流潦謂之行潦矣管子君臣下篇淫悖行食之徒尹知章注曰行食游食也游言謂之行言猶游食謂之行食矣詩人以柔木興行言柔木木之柔脆者也行言言之浮薄者也足知其取喻之精矣

爾居徒幾何

箋云女所與居之眾幾何人

樾謹按與居之眾謂之居徒則不詞矣居當訓爲蓄論語公冶長篇臧文仲居蔡皇侃疏曰居猶蓄也爾居徒幾何言爾所蓄徒眾幾何人也

及爾如貫何人斯

箋云我與女俱爲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

樾謹按箋義迂迴非也貫謂羈貫昭十九年穀梁傳羈貫成童范甯注曰羈貫謂交午翦髮以爲飾是也甫田篇總角丱兮傳曰丱幼稺也貫即丱也上文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言童稺兄弟相與嬉戲此情好之最篤者我與爾之情亦如是

故曰及爾如貫言如總角時無猜忌也

爲鬼爲蜮

傳曰蜮短弧也箋云使女爲鬼爲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

樾謹按鬼誠不可見若短弧則實有其物豈遂不可見乎漢書東方朔傳人主之大蜮師古注曰蜮魅也文選東京賦八靈爲之震疊況魅蜮與畢方李善注引漢舊儀曰魅鬼也魅與蜮古字通然則此經蜮字本當爲魅鬼也魅也一物也傳以爲短弧非是

既往既來使我心疚大東　谷風之什

箋云既盡疚病也言譚人自虛竭餽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

樾謹按既雖訓盡然盡往盡來殊不成義且譚人困於役而傷於財得免爲幸豈責報於周乎既當作餼禮記中庸篇既廩稱事鄭注曰既讀爲餼正義曰既與餼字聲同故讀既爲餼既往既來言周之役緜絡往者餼之來者餼之以致甚困故使我心疚也

不以服箱

傳曰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箋云以用也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

樾謹按李善注文選思元賦引此文作不可以服箱據箋文似當有可字今本奪之耳至傳箋釋服字皆未合服當讀爲負服負一聲之轉淮南子人間篇負輦載粟而至御覽治道

部負輦作服揵是服負古通用考工記車人注鄭司農曰服讀爲負卽其例也不可以服箱猶云不可以負箱言牽牛雖有牛名而不可以負車箱也如以服爲牝服則當云不可以駕服箱如下章云不可以挹酒漿文義方足如但曰不可以酒漿則文不成義矣故知服非牝服也古詩曰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皆用此詩之文則服讀爲負有明徵矣

神保是饗 楚茨

傳曰保安也箋云其鬼神又安而享其祭祀

樾謹按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兩語相對下文又曰神保是格神保聿歸朱子集傳因以神保爲尸之嘉號疑爲近之然既曰皇尸載起又曰神保聿歸則亦未可以爲一也保蓋師保之保衛然則阿保一也

君婦莫莫

箋云君婦謂后也

樾謹按下文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若以君婦爲后而敘於諸宰之下殊爲不倫疑君婦非謂后也古音君與羣同周書謚法篇從之成羣曰君白虎通號篇君之爲言羣也又三綱

之保書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是也言保以兼師耳尚書盤庚篇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官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是古者烝祭以功臣配食上文曰以往烝嘗故竝及之其人皆先王師保之臣故尊之曰神保長發卒章兼及阿衡卽其例也阿衡書君奭篇謂之保衡然則阿保一也

君婦莫莫

箋云君婦謂后也

樾謹按下文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若以君婦爲后而敘於諸宰之下殊爲不倫疑君婦非謂后也古音君與羣同周書謚法篇從之成羣曰君白虎通號篇君之爲言羣也又三綱

六紀篇君羣也廣雅釋言亦曰君羣也葢聲近者義卽相通
上文先祖是皇箋云皇暀也皇可爲暀則君亦可爲羣君婦
者羣婦也周官九嬪曰贊后薦徹豆邊羣婦卽指九嬪之屬
不斥言后而曰羣婦正詩人立言之謹也羣婦則無嫌與諸
宰連文且宰曰諸宰婦曰羣婦文正相對也
信彼南山信南山
箋云信乎彼南山之野
樾謹按此以信南山名篇猶之乎節南山也節彼南山信
南山語本一律節彼之節傳訓爲高峻貌則信彼之信亦當
以山之形狀言不得如箋所云信乎彼南山也古信申同字
信當讀爲申爾雅釋詁申申重也離騷申申其詈余王逸注曰

申申重也信彼南山猶言申申然者彼南山葢言其山形之
複沓也節彼南山下云維石巖巖故言其山形之高峻信彼
南山下云畇畇原隰故言其山形之複沓詩人之辭固各指
所之矣
以我齊明甫田　甫田之什
傳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箋云以潔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
秋祭社與四方正義曰經傳多齊盛連文故傳因齊解盛
樾謹按經文言齊明傳箋並言齊盛正義以爲因齊解盛然
經文本無盛字傳箋且因齊而及之經文實有明字傳箋均
不之及何耶今按齊明卽齊盛也爾雅釋詁明成也成與盛
古字通明既訓成亦得訓盛淮南子說林篇長而愈明高注

曰明猶盛也禮記明堂位正義曰明堂盛貌竝其證也然則齊明之卽齊盛無疑矣

禾易長畝

傳曰易治也長畝竟畝也

樾謹按易當讀爲施古施易二字通用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是其證也禮記樂記引詩施于孫子鄭注曰施延也皇矣篇箋云施之言易也延也禾易長畝言禾連延竟畝耳傳訓易爲治失之

既庭且碩大田

傳曰庭直也箋云眾穀生盡條直茂大

樾謹按上文言播厥百穀猶未言百穀之生此遽言條直茂大於義未安庭當讀爲挺說文手部挺拔也呂氏春秋仲冬紀荔挺出高誘注曰挺生出也既挺且碩謂百穀既生又且碩大也庭挺同聲故得通用考工記弓人注曰挺直也然則訓庭爲直亦是讀庭爲挺也

先集維霰 頍弁

傳曰霰暴雪也正義曰以比幽王漸致暴虐且初爲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卽暴雪也

樾謹按暴之言爆爍也桑柔篇將采其劉傳曰劉爆爍而希也箋云將采之則葉爆爍而疏是爆爍有希疏之義字亦作暴樂爾雅釋詁毗劉暴樂也重言之曰暴樂單言之則曰暴猶重言之曰毗劉單言之則曰劉也暴雪者謂雪初下暴樂

而希也說文日部暴晞也暴之爲希猶暴之爲晞其義得通
爾雅釋天曰雨霓爲霄雪霄與暴聲近暴雪卽霄雪正義所
說非傳意矣

辰彼碩女車舝

傳曰辰時也箋云喻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賢女來配之
樛謹按傳箋義竝非也辰讀爲振廣雅釋言辰振也白虎通
五行篇辰則振之也是辰振聲近義通麟之趾篇振振公子
傳曰振振仁厚也殷其雷篇振振君子傳曰振振信厚也重
言之爲振振單言之爲振猶采薇篇曰楊柳依依而此曰依
彼平林重言之爲依依單言之爲依也詩以依彼平林喻辰
彼碩女傳曰依茂木貌則辰亦形容碩女之詞不得訓辰爲

時矣

有壬有林實之初筵

傳曰壬大林君也箋云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
既陳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
樛謹按鄭讀壬爲任是也以爲卿大夫非也卿大夫不得列
於國君之上且以任爲卿大夫義亦迂曲古音任與男相近
故禹貢男邦史記夏本紀作任國酒誥侯甸男衛白虎通爵
篇作侯甸任衛然則任者男也公羊傳曰春秋伯子男一也
舉男足以兼伯子矣有任謂有小國之君有林謂有大國之
君傳訓林爲君則君固通稱而得專指大國者據爾雅釋詁
公侯君也不及伯子男是古大國之君始謂之君後乃以爲

通稱耳小國列于大國之上者亦猶禹貢先男邦後諸侯也

威儀悁悁

傳曰悁悁媟嫚也

樾謹按說文人部悁威儀也從人必聲詩曰威儀悁悁是許所據本作悁其解爲威儀與毛迥異疑威儀上當有失字上文威儀幡幡傳曰幡幡失威儀也許意悁悁猶幡幡故曰悁失威儀也正用毛義傳寫奪失字而義不可通韻會廣韻等書竟曰有威儀失之遠矣漢書楊雄傳駢衍悁路師古注曰悁次比也次比故有媟嫚之義法言學行篇頻頻之黨李軌注謂黨比游宴然則悁悁與頻頻聲近而義通矣

不知其秩

傳曰秩常也

樾謹按下言不知其郵箋云郵過也此秩字若從傳義則與下章不類矣秩當作失爾雅釋鳥秩秩海雉釋文曰秩秩本又作失失是秩與失通不知其失正與不知其郵同義是謂伐德

箋云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

樾謹按德不可言誅伐猶發也考工記匠人一耦之伐鄭注曰伐之言發也是伐與發義通谷風篇無發我笳釋文引韓詩曰發亂也此經伐字當讀爲發而從韓詩訓亂言醉至此是亂其德也箋義失之亦是戾矣采菽魚藻之什

傳曰戾至也箋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

樾謹按此當以傳義爲長亦是戾矣承上章亦是率從而言上箋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循順之然則此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義與上同言諸侯能優游其連屬之國則連屬之國亦從之而至矣箋訓戾爲止而引論語說之轉於義未安正義申傳曰明王之德能如此亦如是至美矣此未得傳意也

後予極焉 菀柳

傳曰極至也箋云極誅也

樾謹按極當爲愜說文心部愜疾也言其後乃憎疾我也與後予邁焉一律說詳下章

後予邁焉

箋云邁行也

樾謹按白華篇視我邁邁傳曰邁邁不悅也說文心部怖恨怒也詩曰視我怖怖是今詩作邁邁者乃怖之假字此邁字亦當讀爲怖言其後乃不悅我也後予愜焉後予怖焉義本一律因愜極字怖借邁字而傳箋皆不得其旨矣

臺笠緇撮都人士

傳曰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箋云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正義曰臺草名可以爲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笠本禦暑故良耜曰其笠伊糾因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

二事焉以緇撮爲一知臺笠不二矣

樾謹按南山有臺篇正義引傳曰臺所以禦雨疑此傳暑雨二字誤倒段氏所訂詁訓傳已正之矣惟傳既分爲二事則當與箋不同若如箋義以臺皮爲笠安得曰臺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乎疑毛公所據經文作簦笠緇撮說文竹部簦笠蓋也笠簦無柄也二篆相連卽本毛詩國語吳語簦笠相望於艾陵唐尙書云簦笠夫須也蓋讀簦笠爲臺笠如鄭箋說也古音臺在之咍部簦在蒸登部此二部古得相通得來之爲登來耳孫之爲仍孫皆其例也毛作簦笠鄭作臺笠故其說不同正義據鄭本以解傳宜其迂曲而不可通矣女曰鷄鳴篇知子之來之襍佩以贈之贈可韻來故簦可爲臺乃陸

德明作釋文時已無作簦之本則古義之湮久矣

言綸之繩采綠

箋云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韝弓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爲之繩繳正義曰謂釣竿之上須繩則已與之作繩

樾謹按經文曰言綸之繩不曰言綸其繩與上句本不一律箋以韝弓繩繳對舉則知此句繩字與上句韝字對此句綸字與上句弓字對爾雅釋器曰繩之謂之繹郭璞注曰繳者約束之言綸之繩蓋謂君子釣訖則其綸我爲收束之耳與言韝其弓文不一律而義則同正義謂與之作繩非是

其葉有幽 隰桑

傳曰幽黑色也

樾謹按伐木篇出自幽谷傳曰幽深也斯干篇幽幽南山傳曰幽幽深遠也此文幽字義亦當同葢葉盛則望之深遠矣與上文其葉有難其葉有沃一律不必爲黑色也

露彼菅茅 白華

傳曰露亦有雲箋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正義曰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

樾謹按傳箋竝以露爲雨露之露非經旨也正義更曲明露之有雲以證成傳義甚無謂矣釋名釋天曰露慮也覆慮物也覆慮葢古語亦謂之覆露漢書鼂錯傳今陛下配象天地覆露萬民嚴助傳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淮南子時則篇包裹覆露無不囊懷竝以覆露連文卽覆慮也露慮一聲之轉耳露彼菅茅言英英白雲覆慮此菅茅也毛公生六國時古語已不盡可通無怪顏師古注漢書高誘注淮南子於覆露之露皆以爲雨露字矣

不皇朝矣 漸漸之石

箋云皇王也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之朝於王正義曰王肅云武人王之武臣征役者言皆勞病東行征伐以困病不暇修禮而相朝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爲然正以詩中諸言不皇多爲不暇故存其說代毛耳

樾謹按不皇卽不暇王肅說是也若從鄭訓爲王則首章不
皇朝義尙可通二三章之不皇出不皇他實不可通矣至王
肅之說於義亦未盡得正義曰受命出征務服前敵無暇相
朝自其常事不當以此爲怨然則不皇朝者非謂不暇相朝
也朝當讀爲周汝墳篇怒如調飢傳曰調朝也朝之爲周猶
調之爲朝也上文山川悠遠維其勞矣箋以勞勞廣闊解之
惟廣闊故不遑周也二章云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
不皇出矣傳訓沒爲盡惟其無盡故不皇出也不皇周不皇
出皆見山川悠遠之意然周者環周出者直出出且不皇周
更無論二章視首章其詞爲尤切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七十一終

善化劉鐸長沙王寶校

羣經平議十一　德清俞樾蔭甫著

毛詩四

帝命不時　文王　大雅　文王之什

傳曰不時時也時是也

樾謹按清廟篇曰不顯不承孟子滕文公篇引書曰丕顯哉
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竝以顯與承相對不顯不承卽丕顯
不承也此云有周不顯帝命不時猶云有周丕顯帝命丕承
時與承一聲之轉儀禮特牲饋食篇詩受之鄭注曰詩猶承
也說文人部侍承也時之爲承猶詩之爲承侍之爲承古音
之咍與蒸登兩部得相通也毛訓時爲是失其義矣

陳錫哉周

傳曰哉載箋云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

樾謹按箋以陳爲敷陳之陳非經旨也陳當讀爲申陳錫卽申錫也烈祖篇申錫無疆傳訓申爲重是也陳字本從申得聲古文作陣故得與申通矣哉字之義傳訓爲載箋訓爲始宣十五年左傳及國語周語引此文竝作陳錫載周則傳義是也杜預注左傳曰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韋昭注國語曰言文王布賜施利以載成周道此二注皆訓陳爲布未達假借之旨至解載字則韋說得之蓋成字之義與申字相應申字之義與上文亹亹文王令聞不已相應亹亹猶勉勉也惟文王勉之又勉故令聞不已惟其令聞不已故能申錫無疆載成周道也下云本支百世則所申錫者不止其身且下及子孫矣

厥猶翼翼

傳曰翼翼恭敬箋云猶謀

樾謹按廣雅釋詁由用也古字由與猶通然則厥猶翼翼者厥用翼翼也箋訓猶爲謀則誤以語辭爲實義矣翼翼眾也漢書禮樂志其鄰翼翼師古注曰翼翼眾貌是也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翼翼卽以多士言傳訓恭敬亦失之矣

常服黼冔

傳曰黼白與黑也冔殷冠也正義曰周冕無繢繡之飾則殷

毋亦不以黼爲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禮器云冕諸侯九旒注曰似夏殷制則殷之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下不止於黼而已舉一章而表之耳

樾謹按黼謂黼領也爾雅釋器曰黼領謂之襮郭注曰繡刺黼文以褾領唐風揚之水篇素衣朱襮傳曰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然則黼領自是諸侯之制此經以黼冕並言黼是領冕也正義以黼屬衣謂舉一章以表之非是

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傳曰蓋進也箋云今王之進用臣當念女祖爲之法王斥成王

樾謹按上方言文王德盛殷士咸來歸之此忽言今王之進用臣義不相屬王之蓋臣蓋卽指殷士也殷士服殷之服來助周祭文王見而勸勉之曰此孰非王之蓋臣乎王謂殷王也蓋者叀之假字說文火部叀火餘木也經典相承作燼桑柔篇具禍以燼箋曰災餘曰燼是也引申之凡物之餘皆謂之燼國語吳語曰然後安受其燼韋注曰燼餘也字亦通作蓋方言蓋餘也秦晉之間炊薪不盡曰蓋廣雅釋詁亦曰蓋餘也王之蓋臣猶言王之餘臣以其從殷而來故謂之王之餘臣猶曰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人皆商之孫子故以無念爾祖勖之爾祖者斥殷先哲王也下章繼之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皆文王勸勉殷士之詞忠厚之至也振鷺篇曰以永終譽有客篇曰降福孔夷其意正與

此同殷之未喪師以下乃 始戒成王耳詩意若曰商之子孫固宜念爾之祖聿修厥德而我周之子孫亦宜以殷爲鑒無遏爾躬也鄭以王之藎臣卽爲斥成王則大蚤矣正義謂毛當同鄭不然也

俱天之姝大明

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

樾謹按天之女弟其名甚異恐非詩人立言之本旨也周易歸妹王注曰妹者少女之稱然則天之妹猶言天之少女耳時邁篇昊天其子之王者爲天之子則以其配爲天之女義正相當也韓非子詭使篇女妹有色又曰女妹私義之門所謂女妹者亦是少女之稱非女弟也

纘女維莘長子維行

傳曰纘繼也莘大姒國也長子長女也維行大任之德焉箋云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莘國之長女大姒則配文王維德之行

樾謹按以纘女爲繼大任之女事文甚迂迴非經旨也纘當作薦嵩高篇王纘之事潛夫論志氏姓篇作王薦之事是其例也昭五年左傳求昏而薦女杜注曰薦進也纘女維莘猶薦女維莘言進女以爲昏者實維莘國也此句但言女未言長幼故又曰長子維行言莘之長女於是乎行也儀禮喪服篇鄭注曰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卽此行字之義傳箋所說均未得也

維師尚父

傳曰師太師也尚父可尚可父箋云尚父呂望也尊稱焉正義曰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太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大誓注云師尚父文王於磻溪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爲大師號曰尚父尊之其言皆與可尚父義同

樾謹按諸說皆六國時好事者之言詩云維師尚父與言程伯休父同尚父乃其字也太公蓋名望而字尚父古人名字相配尚者上也上則爲人所望故名望字尚也其曰太公者始封之君之尊稱猶周之太王吳之太伯晉之太叔也其後

田齊之有國始於田和而謂之太公和以後證前知太公望猶太公和矣史記太公望子之說與毛傳可尚可父之說皆齊東野語不足徵也

遹宣遹畝 絲

箋云時耕曰宣乃時耕其田畝正義曰時耕曰宣無他文也鄭以義言之耳

樾謹按鄭釋宣字未得其義宣當作趧蓋古者田畝有三歲一易之制何休公羊解詁曰司空謹別田之高下美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是其事也說文走部有趧籀文趧田易居即謂此左傳爰田國語

轅田皆其假字此經宣字亦趣之假字宣趣並從亘得聲於假借之例更近矣蓋疆理既定之後卽定趣田之制以均其肥瘠迺宣迺畝言乃趣易其田畝也周制三年一易實始於此鄭以爲時耕其田畝此則憂百畝之不易者農夫也不足見古公規制之大矣

縮版以載

箋云既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

樾謹按箋以載爲承載之載非也載當讀爲栽禮記中庸篇上天之載鄭注曰載讀曰栽是其例也哀元年左傳正義曰栽者竪木以約版也縮版以栽謂既以索縮其築版又竪木以約之也鄭讀從本字未得經旨

鼛鼓弗勝

箋云百堵同時起鼛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周禮曰以鼛鼓鼓役事正義曰引周禮者地官鼓人文彼云鼓役事此或云止役事以上有止之之文而因設耳定本云鼓役事

樾謹按周禮原文以雷鼓鼓神祀以下凡六句並作鼓無異文此引周禮不當作止役事也周禮疏曰起役止役皆用鼛鼓兩處義得相兼此亦謂爲之說竊謂鄭於弗勝二字未得其義也此章陾陾薨薨登登馮馮皆以聲言百堵皆興則衆聲並作鼛鼓之聲轉不足以勝之矣故曰鼛鼓弗勝非謂不能止之也毛傳惟馮馮訓爲聲陾陾則曰衆也登登則曰用力也然說文自部陾築牆聲也知三家詩固有以陾陾爲聲

者則蔓蔓登登竝以聲言從可知矣

柞棫拔矣行道兌矣

傳曰兌成蹊也箋云今以柞棫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眾兌然不有征伐之意

樾謹按箋義非傳意也爾雅釋詁拔盡也說文手部拔擢也廣雅釋詁拔除也蓋大王始遷之時土廣人稀樹木充塞其後生齒日繁以次開闢向來柞棫之區今擢除既盡而成道路故曰柞棫拔矣行道兌矣行道連文行亦道也爾雅釋宮行道也非謂行道者也皇矣篇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傳曰兌易直也此經兌字與彼不殊彼謂柞棫拔除而松柏挺然直立此謂柞棫拔除而行道坦然平易也易直之義通于此經矣毛於此不釋兌字而但曰兌成蹊也蓋謂此經以道路言異於彼經以樹木言也彼此貫通固非鄭箋所能望矣

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思齊

傳曰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箋云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曰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

樾謹按傳箋之義皆非也古之人謂古老之人尚書無逸篇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枚氏傳解為古老之人是也此承上文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而言惟成人有德故古老之人不見厭惡惟小子有造故其俊士無不安樂也譽讀為豫昭二年左傳宣子譽之趙岐注孟子引作豫孟子梁惠

王篇一游一豫服虔注左傳引作譽是譽豫古通用爾雅釋詁豫樂也又曰豫安也故豫與無斁互文見義無厭斁則豫樂可知豫樂則無厭斁亦可知矣髦斯士者髦士也斯乃語詞詩中多有此例螽斯羽者螽羽也兔斯首者兔首也詳說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下句髦斯士與上句古之人文正相配古之人卽古人髦斯士卽髦士上句先言古之人後言無斁下句先言譽後言髦斯士錯綜成文亦猶迅雷風烈之比詩人立言之妙雖毛鄭其猶未得矣

維此二國皇矣

傳曰二國殷夏也箋云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義曰二紂而言二國則是取類而言故以二國爲殷紂夏桀也紂既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孫毓云天觀眾國之政求可以伐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夏禹之世時爲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或以毓言爲毛義斯不然矣天求代殷之人當觀可代之國一姓不再興亡國不再王先察王者之後欲何爲哉

樾謹按鄭以二國爲殷紂崇侯其義未安崇侯乃是人臣何得竝稱二國正義謂紂乃亡國之主可以同之崇侯夫既可同之崇侯則亦可同之密阮徂共何不并稱六國而必以二國四國分別言之乎竊謂孫毓之說雖未知於毛意如何然此詩之旨實當以孫說爲長尚書多方篇曰非天庸釋有夏

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卽此詩所謂維此二國其政不獲也又曰天惟五年須夏之
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然則孫毓所謂先察王者之後信
有徵矣又曰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卽此詩所
謂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也又曰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
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
命尹爾多方卽此詩所謂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
維與宅也蓋皇矣篇首章與尚書多方篇大旨相同皆謂殷
既失道天又顧念夏后氏子孫欲以代殷乃夏之子孫無可
顧者又博求之四方之國而四方之國亦無其人於是大命
遂集於有周也多方篇須夏之子孫今從鄭義作須暇之子
孫於是經義遂晦竝此詩而失其解矣說互詳尚書

帝遷明德

傳曰徙就文王之德也

檢謹按帝徙明德似爲不辭說文辵部舁升高也或從卩作
鼜爲古遷字是遷鼜古通用鼜爲升高故遷爲登乃其本義
也自遷徙之義盛行而本義亡矣此經遷字當從本義言帝
因文王之明德而登進之也

比于文王

箋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者德以
聖人爲匹

樾謹按王季父也文王子也父比于子義殊未安上文維此王季昭二十八年左傳及禮記樂記所引竝作維此文王正義謂韓詩亦作文王是此經毛韓不同韓於上文既作維此文王則於此文必作比于王季若使上下俱作文王必無是理也以文義而論似以韓詩爲長文王比于王季猶大姒嗣大任之徽音大任不必賢于大姒王季不必聖于文王立言之體宜爾也毛本上下誤倒耳

無然畔援

傳曰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云畔援猶跋扈也釋文引韓詩曰畔援武強也

樾謹按傳分畔援爲二義非也畔援卽畔嗲也論語先進篇由也嗲鄭注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嗲正義曰舊注作呅嗲字書呅嗲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强常呅嗲失禮容也此與韓鄭義正合援嗲音近故得通用猶美士曰彥美女曰媛亦取音義相近也玉篇又引作無然伴換蓋古人雙聲疊韻之字皆無一定畔援也呅嗲也伴換也一而已矣卷阿篇伴奐爾游矣伴奐卽伴換也箋曰伴奐自縱弛之意蓋卽跋扈之義而引伸之美惡不嫌同詞傳以爲廣大有文章正義申明之曰伴然而德廣大奐然而有文章則分伴奐爲兩義與此傳分畔援爲兩義其失維均

無矢我陵

傳曰矢陳也箋云矢猶當也

樾謹按矢當作弛江漢篇矢其文德禮記孔子閒居篇引作弛其文德是矢弛古通用國語魯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韋注曰弛毀也無弛我陵言無毀我陵也字本作阤說文阜部阤小崩也周語聚不阤崩注曰大曰崩小曰阤漢書劉向傳山陵崩阤正可爲無弛我陵之證傳箋義並未得也

不長夏以革

傳曰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箋云夏諸夏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

樾謹按傳箋之說均于義未安禮記中庸篇引上句不大聲以色又引孔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則聲色二字自是平列謂不大其聲與色也朱子集傳曰以猶與也得其解矣而於此句則曰未詳今按長之言常也廣雅釋詁曰長常也又曰長久也久亦常也夏之言假也釋名釋天曰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革之言急也禮記檀弓篇若疾革鄭注曰革急也急與寬假義正相反明德之君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亦如天道然夏之寬假秋之緖迫各以其時而異故曰不長夏以革也

以爾鉤援

傳曰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正義曰鉤援一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卽引也

樾謹按下句與爾臨衝傳曰臨臨車衝衝車正義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臨衝非一車則鉤援當亦

非一物蓋皆兵器也鉤句古字通兵器曲者謂之句考工記
廬人句兵欲無彈鄭注曰句兵戈戟屬是也直者謂之援考
工記冶氏援四之鄭司農曰援直刃也是也晏子春秋襍篇
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呂氏春秋知分篇直兵造胷句兵鉤頸
古言兵器必兼曲直故詩以鉤援竝言鉤援有曲直之分臨
衝有從上從旁之別正見古人立言之不苟矣
是絕是忽

傳曰忽滅也正義曰忽滅者言忽然而滅非訓忽爲滅也
樾謹按正義之說未得古訓爾雅釋詁忽滅盡也則忽與滅
義同矣說文心部忽忘也古忘與亡通忽訓忘卽訓亡方言
忽芒也芒滅也忽之言芒芒之言滅其義自通孔氏謂忽然

而滅失之矣

庶民子來 靈臺

箋云眾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
樾謹按朱子集傳曰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然鄭箋之意實
不如此蓋謂眾民樂於就役凡有私事各使其子成之而自
來攻作也至孟子引此文而趙岐解之曰眾民自來趨之若
子來爲父使也此則集傳之說矣鄭說失之迂曲趙說又太
巧恐皆非經旨史記律書曰子者滋也言萬物滋於下也蓋
古音子與滋同故周易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釋文曰今易
箕子作荄滋此文子字亦當讀爲滋說文水部滋益也昭三
年左傳宮室滋侈十六年傳爲罪滋大杜注竝曰滋益也老

子曰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呂氏春秋懷寵篇曰行地滋遠得民滋眾漢書吳王濞傳曰徵求滋多酷吏咸宣傳曰盜賊滋起其義並同經始勿亟庶民滋來言文王寬假之而庶民益來也因假子爲滋而說者遂望文生訓使經文之平易者變爲艱深矣一切經音義卷三曰滋古文孜同是滋字古文有從二子者則子來之爲滋來無疑矣

下武惟周 下武

傳曰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

檮謹按以下武爲後繼其義迂曲殊不可通序曰下武繼文也箋云繼文者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夫文字既爲文王之

文則武字亦卽武王之武下武者猶言武王在下也文王篇曰文王在上正與下武相對成義下猶後也上猶前也彼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文王在上旣受命作周又繼以在下之武王而有周之業成矣故曰下武維周周頌武篇曰嗣武受之下武猶嗣武也

旣伐于崇 文王有聲

正義曰武功之中旣兼伐崇而別言旣伐于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

檮謹按旣伐于崇作邑于豐兩句初非對文于崇之于當作邗邗亦國名也尙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此云旣伐

邘崇蓋言邘言崇而密須也犬夷也者也皆包其中矣若史記所載次第與大傳不同處芮決獄之後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者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未知與大傳孰是然如史公說則伐邘崇與作豐邑事適相連故詩人連及之事或然也邘作于者如酆之爲豐鄗之爲祭古文省邑旁耳毛公無傳未知其說云何鄭解上句有此武功曰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則已不知下句既伐于崇爲邘崇二國矣

誕置之隘巷生民　生民之什

傳曰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

樾謹按不夫而孕之說毛所不信其見卓矣然以人道生子自是常事何異之有爲父母者何知天意欲異之乎宜後之學者舍毛而從鄭矣今按此詩之意在后稷呱矣一句蓋直至鳥去之後后稷始呱然則前此者后稷未嘗呱也凡人之初生無不呱呱而泣后稷生而不呱是其異也於是人情駭怪僉欲棄之帝嚳所以不禁者明知神聖之子雖寘死地必無所妨姑從眾意以顯其異於隘巷於平林於寒冰愈棄愈遠且亦愈險聖人不死昭然可見而后稷亦既呱矣於是收而養之而名之曰棄志異也詩人歌咏其事初不言其棄之之由而於其卒也曰后稷呱矣蓋没其文於前而著其義於後此正古人文字之奇乃學者則莫之能得矣

實方實苞

傳曰方極畝也正義曰方者正方之義謂極盡壟畝種無不生地皆方正有苗故以方爲極畝

樾謹按方與旁通尚書堯典篇其工方鳩孱功史記五帝紀作共工旁聚布功大禹謨篇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作旁施象刑維明竝其證也說文上部旁溥也毛意方卽旁之假字有溥徧之義故訓爲極畝孔以方正說之非毛意矣

邁豆靜嘉 既醉

箋云乃用邁豆之物潔清而美

樾謹按鄭意以潔清訓靜以美釋嘉其實靜亦嘉也藝文類聚引韓詩曰東門之栗有靜家室靜善也尚書堯典篇靜言庸違史記五帝紀作善言蓋靜善一聲之轉耳靜與嘉其義同

永錫爾類

傳曰類善也箋云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穎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

樾謹按下章云永錫祚胤箋云天又長予女福祚至于子孫然則此章永錫爾類亦當爲天之所予鄭用左傳義與下章永錫不一律矣國語周語叔向引此詩而說之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然則類猶肖也丹朱商均之不肖是卽不類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是卽類矣孟子曰其子之賢不肖

皆天也知賢不肖之皆天則可知永錫爾類之義矣周之興也世有哲王是卽天之永錫爾類也孟子以賢不肖對稱賢卽是肖不肖卽是不賢故河上公注老子曰肖善也類之訓善其義亦如此矣毛傳卽本叔向說可知春秋時師說如此左傳引以美穎考叔乃後人附益不足據也鄭據以易傳誤矣

釐爾女士

傳曰釐予也箋云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

樾謹按以女士爲女有士行其說巧矣然經文平易恐不如是也甫田篇以穀我士女此云女士猶彼云士女倒文以協韻耳下云從以孫子孫子卽子孫則女士卽士女也釐當訓

福漢書文帝紀祠官祝釐禮樂志媼神藩釐集注竝曰釐福也釐讀曰禧爾雅釋詁禧福也然則釐爾女士者福爾女士也與穀我士女同義大戴禮記夏小正篇綏多女士女士亦卽士女也臧氏琳曰毛詩周禮儀禮疏皆引作綏多士女今本誤倒然士女女士於義俱通不必乙正

福祿來爲鳧鷖

傳曰厚爲孝子也箋云爲猶助也

樾謹按一章曰福祿來成二章曰福祿來爲文異而義同廣雅釋詁爲成也淮南本經篇五穀不爲高注曰不爲不成也是爲與成同義當訓曰爲猶成也不必別爲之說

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

箋云其來燕也有尊主人之意既盡也宗社宗也羣臣下及民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爲福祿所下也

樾謹按既燕于宗卽承來燕來宗而言謂既燕與宗則福祿攸降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曰于猶越也與也書大誥越爾御士王莽傲大誥曰于女卿大夫元士御事是連及之詞曰越亦曰于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曰凡事有兩端云某及某者行文之常也書則用于用越引多方不克敬于和康誥德之說于罰之行爲證以王氏孔氏之說推之則既燕于宗猶既燕與宗矣正承上文而言箋惟不解于字乃以宗爲社宗使兩句異義失之甚也

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

傳曰熏熏和悅也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

樾謹按說文中部熏火烟上出也雲漢篇憂心如熏傳曰灼也疑不得有和悅之義至欣訓樂固屬常訓然以下句燔炙芬芬例之芬芬既以燔炙言則欣欣亦當以旨酒言今訓爲樂則以飲酒者言二句不一律矣竊疑經文熏熏欣欣字當互易公尸來止欣欣言公尸之和悅也旨酒熏熏此熏字乃薰字之假借爾雅釋訓炎炎熏也釋文曰本或作薰是熏薰古通用說文艸部薰香草也蓋因艸之香而引申之則凡香者皆得言薰猶芬之本義說文云艸初生其香分布是亦因艸之香而引申之則凡香者皆得言芬也是故旨酒薰薰言酒香也燔炙芬芬言炙香也欣欣薰薰字音相同古書多

口授誤到其文耳或以說文酉部醺下引詩公尸來燕醺醺疑其不誤然許氏引經有合兩句爲一句者如東方明矣朝既昌矣說文則引作東方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說文則引作犬夷吼矣凡此疑皆傳寫奪之未可竟據以改經觀說文作醺醺其字從酉益知其當在旨酒下矣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 假樂

箋云干求也十萬曰億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

樾謹按干字疑千字之誤千祿百福言福祿之多也子孫千億言子孫之多也鄭作干祿而訓爲求殆其所據之本誤耳何以明之早麓序曰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此干字明是千字之誤段氏玉裁所訂故訓傳已正之矣彼序正本此經故知此經亦誤也

爰方啟行 公劉

傳曰以方開道路去之幽菑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箋云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而行明已之遷非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

樾謹按鄭意謂公劉以民之故方有此行然非毛旨也毛菑訓方爲方之訓竝說已見十月之交篇方開道路卽是竝開道路故繼之曰菑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正所以明方之爲竝也

何以舟之

傳曰舟帶也箋云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玉瑤容刀之珮
樾謹按傳箋異義傳以舟猶周也周之言周帀也故訓爲帶
箋意舟亦爲周周與酬通儀禮鄉飲酒篇注曰酬之言周是
也何以舟之卽何以酬之故曰公劉之相此原地也由原而
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居民也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
進玉瑤容刀之佩是鄭意謂民以此相酬乃易傳非申傳也
毛傳竝無民進玉瑤容刀之說正義以鄭述毛非是渭陽篇
何以贈之瓊瑰玉佩文法與此相似鄭義自勝於毛正義混
而一之則鄭義晦矣
乃造其曹
傳曰曹羣也箋云羣臣適其牧羣

樾謹按公劉之時雖屬艸創然豈遂乏人乃使羣臣親
造牧羣乎毛意未必然也造猶比也爾雅釋水曰天子造舟
郭注曰比船爲橋大明篇正義引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
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爲梁也是造有比義文選東京賦曰次
和樹表辟注曰次比也造次一聲之轉次爲比故造亦爲比
上句旣登乃依傳曰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然則毛訓曹
爲羣者其意謂眾賓也乃造其曹者謂比次其眾賓之位也
箋義非是
旣庶且多 卷阿
箋云庶眾正義曰王賜其車眾多矣庶多一也丁甯以足句
樾謹按凡言且者必有異義不得謂丁甯以足句也多當讀

爲侈哀七年左傳魏曼多史記魏世家作魏侈是多與侈古通用禮記祭記其哀侈袂鄭注曰侈猶大也既庶且侈庶以車之數言侈以車之制言考工記輿人曰飾車欲侈晏子春秋外篇曰公乘侈與皆其證也

憯不畏明 民勞

傳曰憯曾也箋云又用此止爲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罪者

樾謹按如箋義則必與上句式遏寇虐連讀乃得其義然次章式遏寇虐無俾民憂三章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四章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皆不以兩句連讀箋義非也傳訓憯爲曾乃語詞無實義憯不畏明言不畏明也尚書洪範篇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史記集解引馬注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此云畏明與彼云畏高明義同言爲寇虐者必遏止之不以其高明而畏之也

爾用憂虐 板

箋云乃告女用可憂之事而女反如戲謔

樾謹按如箋義則虐字與上三字不屬不辭甚矣憂當爲優襄六年左傳長相優杜注曰優調戲也爾用優謔言爾用我言相戲謔也優謔連文義亦不異憂者優之本字說文夂部憂和之行也引詩曰布政憂憂今詩作優優蓋由後人以憂爲憂愁字而改之此經憂字因鄭訓爲可憂故得存其本字而其義則久晦矣

則莫我敢葵

箋云葵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則忽然有揆度知其然者正義曰無有揆度知其然謂君臣竝不察民也

樾謹按考文古本此箋忽然下有無字乃從正義本也然經文云莫我敢葵尋繹敢之一言則所謂揆度者乃以下揆上非以上揆下蓋民於愁若呻吟之中而展轉揆度其所以使我至於此極之故於是強者怒於言弱者怒於色而亂從此始矣詩人若曰民方愁苦而呻吟則無乃敢於揆度我乎莫之云者猶曰無乃如此也箋中忽然二字從經文方字生出謂方當呻吟之時忽然動此一念也正義不達此旨乃曰汝君臣忽然則莫有察我民敢能揆度知其然者夫揆度民情

但當言能不能不當言敢不敢而曰敢能揆度於義不可通

足知其非矣

攜無曰益

箋云女攜掣民東與西與民皆從女所為無曰是何益

樾謹按經止言益箋乃言是何益非經旨矣釋名釋州國曰益阨也古微書引春秋元命苞曰益之言隘也隘與阨通禮記禮器篇君子以為隘矣釋文曰隘本作阨是其證也說文自部阨塞也史記商君傳魏居嶺阨之西索隱曰阨阻也攜無曰益言如取如攜無曰有所阻塞也牖民乃孔易耳如此則上下文義皆順矣

而秉義類蕩蕩之什

箋云義之言宜也類善女執事之人宜用善人

樾謹按下文卽云彊禦多懟與此一氣相承竝無不用此反用彼之意然則鄭解義類爲宜用善人非經旨也尙書立政篇茲乃三宅無義民呂刑篇鴟義姦宄王氏念孫曰義與俄同衰也引大戴禮千乘篇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及管子明法解篇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爲證此經義字亦俄之假字類與戾通周書史記篇愎類無親孔晁注類戾也說文犬部戾曲也然則義類猶言衰曲也而秉義類彊禦多懟言女執事皆衰曲之人及彊禦衆懟者也昭十六年左傳刑之頗類義類與頗類同頗義古同部字

俟作俟祝靡屆靡究

傳曰作祝詛也屆極究窮也正義曰作卽古詛字傳辨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

樾謹按段氏玉裁曰作祝詛也四字一句俟作俟祝與乃宣乃敢俟始俟謀句法同此說於傳意得矣然經意則似未必然也作始也見魯頌駉傳祝亦始也見國語鄭語韋昭注及釋名釋親屬篇俟作俟祝靡屆靡究兩句反覆相承作祝義同屆訓極究訓窮其義亦同葢言厲王任用小人方興未艾也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箋云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

樾謹按若如箋義則夏俟之世猶云夏后之時自禹至于桀

載祀六百皆夏后之世也安得專指桀而言乎鄭於世字殆未得其解也嘗嘗者葦序曰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正義曰棄去賢者之胤類絕滅功臣之世嗣又曰類謂種類世謂繼世此經世字義與彼同蓋謂夏后氏之繼世在殷時爲二王之後者以其爲亡國之子孫故可以爲鑒皇矣篇正義謂殷之末年夏后絕矣未必然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抑

箋云于今謂今厲王也興猶尊尚也王尊尚小人迷亂於政事者

樾謹按以興爲尊尚則尊尚迷亂于政不辭甚矣興與舉同義廣雅釋詁興舉也襄六年左傳君舉不信羣臣乎杜注曰舉皆也舉爲皆興亦得爲皆蓋興於說文隸舁部舁者共舉也而字又從同許君謂取同力之義然則興之訓皆於義更近矣興迷亂于政言皆迷亂于政也蓋謂君臣皆迷亂今者以其時而言非必專斥王也蕩篇女興是力箋云女羣臣又相與而力爲之正義曰定本作相興而力爲之此未知與箋意孰得竊謂女興是力亦卽女皆是力也然則從正義本作相興義似較優矣

女雖湛樂從

箋云女君臣雖好樂皆酒而相從

樾謹按雖當讀爲惟女惟湛樂從猶尚書無逸篇曰惟耽樂之從也雖與惟通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如箋義轉爲迂

曲矣

言不可逝矣

箋云逝往也

樾謹按言不可往矣於義未安日月篇逝不古處傳曰逝逮也有杕之杜篇釋文引韓詩曰逝及也言不可逝猶言不可及葢卽騙不及舌之意

矧可射思

箋云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知況可於祭末而有厭倦乎

樾謹按矧字之義承上文而進一說也厭倦與度知兩意不倫乃云不可度知矧可厭倦詞雖屬而意不貫矣此射字當讀如本字與射策射覆義同葢射者期於中凡射策射覆者亦期於中漢書藝文志著龜家有隨曲射匿五十卷射匿疑卽射覆覆而匿之人所不知以意縣揣而期其中此射之義也詩人之意謂神之來格不可揆度矧可縣揣鄭以厭倦釋之非經旨也毛公無傳葢正讀如本字故不煩詁訓也

覆用爲虐

箋云反謂之有妨害於事

樾謹按箋訓虐爲害非經旨也虐讀爲謔言反以爲戲虐也

板篇曰我言維服勿以爲笑爲笑與爲虐正同

告爾舊止

箋云舊久也止辭也

樾謹按小旻篇國雖靡止箋云止禮也舊止之止亦當訓禮

言告爾以舊禮也篇首曰抑抑威儀次章曰敬愼威儀五章曰敬爾威儀八章曰淑愼爾止不愆于儀詩中屢以威儀爲言故終之曰告爾舊止舊止者先王之禮也此止字與淑愼爾止之止同箋於彼止字訓爲容止而以此止字訓爲語辭所未喻也

征以中垢桑柔

傳曰中垢言闇冥也正義曰垢者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闇冥也

樾謹按中垢卽中毒也牆有茨篇中毒之言釋文引韓詩云中毒中夜漢書文三王傳聽聞中毒之言晉灼曰毒魯詩以爲夜也是韓魯詩並以中毒爲中夜垢與毒通周易姤古文作遘卽其例也毛訓中毒爲內毒異於韓魯而此中垢訓爲闇冥則亦與韓魯同征以中垢者征以中夜也故曰中垢言闇冥也古者宵行有禁行於闇冥之中是不順矣正義所說未得毛意

有倣其城崧高

傳曰倣作也

樾謹按倣固訓作然凡云有者如有蕡其實有偉其道之類皆形容之辭訓倣爲作則非其義矣既醉篇令終有倣箋云倣猶厚也有倣其城亦當訓厚城貴其高亦貴其厚傳曰厚其牆垣牆垣猶須厚而況城乎故以有倣形容其厚也

袞職有闕烝民

一傳曰有袞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箋云袞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

一樾謹按傳訓袞不訓職箋以袞職連文恐非經意也職乃語詞當讀爲識周官職方氏修華嶽碑作識方氏是職識古字通用也成十六年左傳識見不穀而趨國語晉語作屬見不穀而下韋昭注曰屬適也然則識亦猶適也袞識有闕者袞適有闕也蓋詩人本借袞以寓王闕乃袞衣之闕而非補袞衣者職事之闕補卽補袞衣而非補服袞衣者之職事若以袞職連文則詩人之語妙全失矣宣二年左傳引此文杜預注曰袞君之上服闕過也言服袞者有過則仲山甫能補之杜必以服袞言其見殊拘然不釋職字是固以爲語詞矣意晉以前爲毛學者其說固如此

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韓奕

傳曰庭直也箋云當爲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作楨榦而征之以佐助女君

一樾謹按箋義迂曲非經旨也廣雅釋詁曰榦焉安也榦與焉同訓是榦亦語詞矣焉猶何也如論語焉用佞之類是也安亦猶何也如禮記安取彼之類是也然則榦亦猶何也榦不庭方與曷不肅雍句法相似曷與榦一聲之轉月令鶡旦文選七發作鴟鴠曷之爲榦猶鶡之爲鴟榦從倝聲與干聲同部也庭方者直方也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其義也王之命韓侯若曰朕命不易女曷不直方以佐女君乎蓋

戒勉之辭

汾王之甥

傳曰汾大也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

樾謹按詩言汾王當舉其實不得漫言大王傳義誠非也箋以汾王爲厲王似亦臆說此汾王疑是西戎之王史紀秦本記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爲豐王妻甯公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皇甫謐曰亳王號湯西夷之國也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于秦厲共公十六年伐大荔取其王城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孝公元年西斬戎之獂王然則西戎之君稱王者多矣汾郎考工記之妘胡西戎國名也說詳周禮汾王者

妘胡之王韓侯取汾王之甥爲妻蓋亦有意史記載申侯之言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昏西戎皆服然則韓侯取汾王之甥亦郎申駱重昏之意當時借此爲服西戎之策後世和親之議此其濫觴也詩人張大其事而歌詠之蓋亦以此不然韓侯取妻何與王朝之事乎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傳曰師眾也箋云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眾民之所築完

樾謹按箋說迂曲非經旨也釋文出燕師二字云王肅孫毓竝烏賢反云北燕國傳不釋燕字疑毛公之意正以燕爲國

名如王孫說惟北燕之眾何以爲韓國築城朱子集傳曰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眾爲築此城此亦曲說周初封國多矣若以召公爲司空之故凡侯國之城皆使燕眾築之燕眾不太勞乎今按此燕乃南燕也隱五年左傳衛人以燕師伐鄭杜注曰南燕國今東郡燕縣正義曰燕有二國一稱北燕故言南燕以別之宣三年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注曰姞南燕姓此詩承上韓侯娶妻而言韓侯娶蹶父之子謂之韓姞傳曰姞蹶父姓也疑蹶父乃南燕之君入爲王朝卿士者猶樊侯仲山甫之比其稱蹶父者亦猶昭十二年左傳所稱燮父禽父也上云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傳曰里邑也蓋其湯沐之邑又按將仲子篇傳曰里居也此里字亦或當訓居謂迎于蹶父之居也蹶父既善韓之國土使韓姞嫁焉而居之於是又使其國之眾爲之築城詩人言此者見燕韓二國相親如一推之汾王亦必惠顧昏姻永敦盟好正明宣王命韓侯之得計序所謂美宣王能錫命諸侯者此也

淮夷來求 江漢

箋云主爲來求淮夷所處

檜謹按下言淮夷來鋪傳曰鋪病也正義曰鋪病釋詁文彼鋪作痡然則淮夷來求義亦當同箋以爲求淮夷所處失之矣求乃脙之假借字猶鋪乃痡之假借字也說文肉部脙齊人謂癰脙也爾雅釋言脙癆也蓋脙之本義爲臞癆故引申之則有病義皇矣篇曰串夷載路箋曰路癆也淮夷之脙猶

串夷之路矣

不測不克常武

箋云其勢不可測度不可攻勝

樾謹按不克猶不測也雲漢篇后稷不克箋云克當作刻刻識也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正義曰刻削所以記識故云刻識也此言不克正與彼同不測謂不可測度不克謂不可識知非不可攻勝之謂

徐方來庭

傳曰來王庭也

樾謹按上文曰徐方既來此又曰徐方來庭則文複矣凡詩中弟三字用來字如伊予來墍將母來諗蠻荆來威淮夷來

來王國來極之類皆是語詞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徐方來庭義亦當然而王氏徵引不及則惑於傳義也韓奕篇榦不庭方傳曰庭直也此文庭字亦當訓直四方既平徐方來庭言四方平而徐方直也尚書洪範曰王道平平王道正直即其義也下曰徐方不回不回即直之謂也傳以爲來王庭則古義之湮久矣

蟊賊蟊疾 瞻卬

箋云其爲殘酷痛病於民如蟊賊之害禾稼然正義曰蟊賊者害禾稼之蟲蟊疾是害禾稼之狀

樾謹按蟊賊蟊疾於義難通正義所云亦曲說也蟊字釋文作蝥云本又作蟊音牟竊疑此經兩蟊字古止作牟漢書景

帝紀侵牟萬民李奇曰牟食苗根蟲也是古書有假牟爲蝥者學者疑牟爲蝥之假字輒加虫旁作蝥因又變爲蟊矣不知牟賊牟疾者牟字皆語辭也牟與毋通儀禮士冠禮記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曰毋發聲也釋名釋首飾作牟追然則牟亦發聲之辭矣賊也疾也竝猶害也牟賊牟疾靡有夷届言爲害靡有止也夷亦語辭周官行夫職鄭注曰夷發聲是也傳訓夷爲常語辭而以實義求之宜其不可通矣

舍爾介狄

傳曰狄遠箋云介甲也王不念此而改修德乃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忌

檮謹按傳不釋介字箋以介狄爲被甲夷狄望文生義斯失之矣爾雅釋詁介大也狄當作慆慆之或體見說文心部周易小畜六四血去惕出虞注曰惕憂也舍爾介狄維予胥忌言舍爾所大憂者反與我相忌也前章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然則所謂大憂者卽謂此矣古從易從狄之字往往相通故惕或從狄作慆說詩者不知狄爲慆之省因不得其義耳

大王荒之 天作 周頌清廟之什

傳曰荒大也箋云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

檮謹按山非人所能大訓荒爲大于義未安穆木篇葛藟荒之傳曰荒奄也閟宮篇遂荒大東傳曰荒有也正義曰荒訓爲奄此云荒有者亦謂奄有之也然則大王荒之其義當與

彼同言大王自豳遷岐奄有其地也

實右序有周時遘

箋云天其子愛之右助次序其事

樾謹按右助次序義不相屬非經旨也序當作享莊子則陽篇隨序之相理釋文曰序一本作享是其例也實右享有周猶我將篇曰既右饗之享與序形相近又涉下文式序在位而誤耳

執競武王執競

箋云能持彊道者維有武王耳

樾謹按以執競爲持彊未免望文生義執當讀爲職詩之言職競者多矣十月之交篇職競由人桑柔篇職競用力襄八年左傳引逸詩職競作羅與此詩職競武王雖美惡殊科然文義同也借執爲職者職主也執亦主也淮南子說山篇執獄牢者無病高注曰執主也又僖二十七年左傳杜注曰執秩主爵秩之官是執與職聲近義通楚辭靈懷篇執組者不能至今王注曰執組猶織組也執之通職猶執之通織矣

威儀反反

傳曰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正義曰傳言反反難者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

樾謹按箋易傳非申傳也載芟篇載穫濟濟傳曰濟濟難也箋云難者穜眾難進也此箋不說難字之義更舉經文而釋之則其別爲一義可知矣賓之初筵篇威儀反反傳曰反反

言重愼也難卽重愼之意葢反之言反覆也毛意反覆有重愼之意故訓爲難鄭意反覆有重復之意故訓爲順習兩義不同正義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合而一之則兩不可通矣

莫匪爾極 思文

傳曰極中也箋云天下之人無不於女時得其中者

樾謹按傳訓極爲中與箋因莫匪爾中於義未足故增成其義如此然非經旨也文六年左傳陳之藝極杜注曰藝準也極中也實則藝極一也國語魯語曰貪無藝也晉語曰貪欲無藝韋注竝曰藝極也是極與藝同義昭十六年左傳曰而共無藝杜注曰藝法也二十年傳曰布常無藝注曰藝法制也藝訓法則極亦可訓法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言成立我之眾

民莫非爾之法制也殷武篇四方之極後漢書樊準傳引作四方是則若如毛義訓極爲中與則之義絕遠矣

奄觀銍艾 臣工 臣工之什

傳曰銍穫也正義曰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曰銍穫禾短鎌也然則銍器可以穫禾故云銍穫也

樾謹按銍固器名然傳訓爲穫則非此也毛葢讀爲挃廣雅釋詁曰挃刺也漢書郊祀志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注曰刺采取之也挃訓刺則亦有采取之義故曰穫也作銍者假借字耳挃當从手而從金猶刈當从刀而從艸也挃刈本字也銍艾借字也必謂銍爲器名亦謂艾爲艸名乎斯不然矣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雝

箋云宣徧也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功爲之君
故
樾謹按宣乃烜之假字廣雅釋詁烜明也僖二十七年左傳
未宣其用國語晉語武子宣法以定晉國杜預韋昭注竝曰
宣明也是宣與烜通宣哲猶明哲也宣哲維人文武維后兩
句相對成義人者臣也后者君也假樂篇宜民宜人傳曰宜
安民宜官人也彼人與民對此人與后對蓋皆指臣而言文
王既受命定其基業乃使明哲者爲之臣使有文德武功者
爲之君故能燕及皇天克昌厥后也維人維后所包者廣自
王朝卿士以及侯國之臣皆人也自五等諸侯及附庸之長
皆后也烝民篇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此卽宣哲維人之義僖三十年左傳曰國君文足昭也武
可畏也此卽文武維后之義兩句本平列鄭義失之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傳曰烈考武王也文母太姒也箋云烈光也子孫所以得考
壽與多福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與文德之母歸美焉
樾謹按傳箋義異長發篇相土烈烈傳曰烈烈威武貌傳意
烈考者武考也故以爲武王文母者配文考而言也故以爲
太姒箋意烈考文母相對乃父母之稱若從傳義以子先母
於理未安故易傳以爲光明之考文德之母泛爲子孫歸美
父母之辭無所專指也尚書洛誥篇越乃光烈考武王鄭注
曰烈威也而於此箋則曰烈光也箋注不同鄭意可見葢以

彼烈考指武王此烈考不指武王耳正義以爲義得兩通殊失其旨

繼猶判渙訪落　閔予小子之什

傳曰判分渙散也箋云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

樛謹按判渙卽伴奐也卷阿篇伴奐爾游矣箋云伴奐自縱弛也傳箋均未得其義此詩判渙卽卷阿之伴奐亦卽皇矣篇有飫其香　載芟

傳曰飫芬香也

樛謹按釋文出有飫曰字又作菸當從之菸本字飫俗字也後人因其言酒醴變而從食說文遂於食部出飫篆曰食之香也然則下文有椒其馨椒字何又不從食乎菸字從艸其義本爲草香傳不徑釋菸爲香而必曰芬香也者正以菸芬二字皆從艸其義相同故楚茨篇信南山篇竝曰菸菸芬芬毛於彼經皆無傳而此傳曰菸芬香也則竝彼經而釋之矣有菽其香有椒其馨薌以草木之馨香喻酒醴之馨香也沈重以椒爲俶之誤非是

遵養時晦　酌

傳曰養取

樛謹按周官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鄭注曰養猶治也治與取義通老子曰取天下常以無事河上公注曰取治

也養訓治故亦訓取正義未能申明毛意

我龍受之

傳曰龍和也正義曰龍之爲和其訓未聞

樾謹按說苑辨物篇說神龍曰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廣雅釋魚篇亦曰龍能高能下能小能巨能幽能明能短能長淵深是藏敷和其光然則毛公訓龍爲和古義然也龍所以有和義者龍之言同也龍字本從童省聲古音葢讀如同方言曰袴齊魯之閒或謂之襱郭注曰襱音鯛魚又曰無祠之袴謂之襱注曰祠亦襱字異耳襱從龍聲而得讀如鯛又或從同聲作祠是古音龍讀如同之證龍和也猶曰龍同也古訓多存乎聲以聲求之義斯在矣

思馬斯作 駉 魯頌

傳曰作始也正義曰謂令此馬及其古始如伯禽之時也

樾謹按毛意以作爲一鼓作氣之作作之言發作也此章言田馬田獵尚疾必乘其始作之氣而用之故傳訓作爲始也正義爲令此馬及其古始失之迂矣卒章思馬斯徂箋云徂猶行也葢卒章言駉馬主以給官中之役但取能行已耳徂之訓行乃是恆訓故毛略之也王肅因傳訓作爲始遂訓徂爲往謂養馬得往古之道以是述毛非毛旨矣

不告于訟 泮水

箋云訟也僖公還在泮宮又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

樾謹按治訟之官不得但謂之詤箋義非也于猶與也說見鳧鷖篇不告于詤猶云不告與詤告讀爲嗥漢書高帝紀集注引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詤猶匈匈也荀子天論篇楊注曰匈匈喧譁之聲與詤同上句不吳不揚箋云不讙譁不大聲此云不告與詤義正相近耳

大賂南金

傳曰賂遺也箋云大猶廣也廣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樾謹按上文曰來獻其琛既言獻不必更言賂矣賂當讀爲璐說文玉部曰璐玉也文選雪賦注曰璐美玉也大路猶尚書顧命篇大玉耳大璐南金與上句元龜象齒並列皆淮夷所獻之琛也從玉從貝之字古或相通說文玩弄也重文貦曰玩或從貝璐之爲賂猶玩之爲貦矣

三壽作朋 閟宮

傳曰壽考也箋云三壽三卿也

樾謹按傳文考字疑老字之誤壽字已見上文而傳於此特釋壽字者毛意三壽即三老也故訓壽爲老文選東京賦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薛綜注曰三壽三老也言天子尊而養此三老者以教天下之敬故來拜迎去拜送焉善曰蔡邕獨斷曰天子事三老使者安車輭輪送迎而至家天子獨拜毛詩曰三壽作朋也然則此詩三壽固有作三老解者蓋毛詩家之說如是鄭意尊養三老天子之事魯侯不當有此故易傳耳昭三年左傳曰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此諸侯

之國亦有三老之證杜注以上壽中壽下壽說之非也至漢而鄉亦有三老後漢書光武帝紀注曰三老者鄉官也是知三老之名通乎上下鄭以爲三卿不如古說之足據矣

居常與許

傳曰常許魯南鄙西鄙箋云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僻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僻是與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僻

檜謹按桓元年春秋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爲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爲繫之許近許也然則以其近許而繫之許春秋之特筆魯朝宿邑初不名許鄭以說此經

未達春秋之義矣國語齊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棠潛管子小匡篇作常潛是棠與常通此經所謂常者卽棠也所謂許者其潛之異名乎詩人以此二邑新自齊來歸故喜而見之歌詠也隱五年公矢魚于棠杜預注曰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按今濟甯州魚臺縣卽其地也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杜注曰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按今曹州府之曹縣卽古戎城也潛地當必與戎相近以今地里考之魚臺縣在魯南曹縣在魯西毛傳以常爲魯南鄙許爲魯西鄙自塙有所見矣

於赫湯孫　那　商頌

傳曰於赫湯孫盛矣湯爲人子孫也箋云湯孫呼太甲也

樾謹按箋必易傳者以此詩本祀成湯而詩中反言湯之爲人子孫於義未安耳不知那祀成湯而稱成湯爲湯孫猶元鳥祀高宗而稱高宗爲武丁孫子疑商時自有此稱蓋自後世言之則祖也宗也自先世言之則孫也人本乎祖死則祔於祖故從其所祔者而稱之曰孫矣自商以後謚號益繁無復斯稱遂莫達斯旨毛公所傳古之遺說未可廢也且頌之體必美其所祭者如於皇武王允文文王之類是也此云於赫湯孫義亦如是若從鄭義以爲太甲則豈有不美其所祭者而反盛稱主祭者之美乎後人舍毛而從鄭失之甚矣

至于湯齊 長發

傳曰至湯與天心齊箋云至湯而當天心

樾謹按傳義甚爲不詞箋亦苟同之耳鄭君注禮記孔子閒居篇曰詩讀湯齊爲湯躋蓋三家之說然亦未安齊當讀爲濟爾雅釋言曰濟成也至于湯濟言爲至于湯而成故湯謂之成湯也風俗通山澤篇曰濟者齊也是齊與濟義本通耳

武王載旆

傳曰旆旗也

樾謹按說文土部坡下引作武王載坡徐鍇繫傳曰今詩作伐字是徐氏所見尚有作伐之本疑作伐者是也坡與旆竝假借字坡之爲伐猶坡之爲埭也旆之爲伐猶旆之爲茷也載者始也書言湯始征詩言武王載伐其義一也荀子議兵篇引作武王載發噫嘻篇駿發爾私箋云發伐也是發伐聲

近義通荀子作發益知其當爲伐矣

裒荆之旅殷武

傳曰裒衆也箋云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衆正義曰戰勝必當俘虜言聚荆之旅故知俘虜其士衆也

檄謹按傳文聚字當讀爲取易謙象傳君子以裒多益寡集解引虞翻注曰裒取也釋文曰裒鄭荀董蜀才作捋取也廣雅釋詁曰捋取也捋與裒字異義同傳訓裒爲取故箋申之曰俘虜其士卒也古取聚通用易萃象傳聚以正也釋文曰聚荀作取漢書五行志內取茲謂禽師古曰取讀如禮記聚麑之聚竝其證也正義未能申明傳義乃曰聚荆國之人衆俘虜而以歸則近於牽合矣

曰商是常

箋云成湯之時乃氏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

檄謹按如箋義不詞甚矣常當作尚古常尚通用史記衛綰傳劒尚盛未嘗服也漢書尚作常竝其證也曰與聿同角弓篇尚作常漢書賈誼傳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賈子宗首篇尚作常竝其證也曰與聿同角弓篇見晛曰消抑篇曰喪厥國釋文引韓詩竝作聿班固幽通賦聿中厥爲庶幾兮曹大家注曰聿惟也然則曰商是尚者惟商是助也爾雅釋詁尚右也郭注曰皆相右助是其義也因假常爲尚學者遂不得其解矣魯頌閟宮篇保彼東方魯邦是常常亦當作尚言東方諸小國無不惟魯邦是尚也

旅楹有閑

傳曰旅陳也箋云以爲楹與衆楹

樾謹按傳箋之義均非也旅當讀爲梠說文木部梠楣也楣與楹相接故與梠楹竝言梠有虔梠有閑楹言梠而梠楹不言其木者蓋卽蒙梠字爲文楹也梠也楹也皆以梠爲之也文選馬汧督誄栝梠楹之梠梠竝言梠卽本此詩蓋三家之說矣旅與梠聲同故得通用皇矣篇以按徂旅孟子梁惠王篇作以遏徂莒旅之爲梠猶旅之爲莒也釋名釋宮室曰梠旅也是梠旅聲近義通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七十二終

善化劉 鐸
長沙王 賓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七十三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十二　德清俞樾蔭甫著

周官一

體國經野天官序官

鄭注曰體猶分也賈公彥疏曰言體猶分者謂若人之手足分爲四體得爲分也

樾謹按體之訓分其義迂迴殆非也體當讀爲履詩氓篇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釋文曰體韓詩作履是其例也蓋履與體聲近義通易坤初六履霜堅冰至釋文曰鄭讀履爲禮禮體竝從豐聲體之通作禮也履國經野謂履行其國經畫其野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

也與此履字義同

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注曰極中也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其所

樾謹按極猶藝也文六年左傳曰陳之藝極杜注曰藝準也極中也其實藝極一也國語魯語曰貪無藝也晉語曰貪欲無藝韋注竝曰藝極也是極與藝同義藝訓準極亦可訓準詩殷武篇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後漢書樊準傳引作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可知極有準則之義若從鄭箋訓極爲中則韓詩何以作則乎此言設官分職以爲民極猶言以爲民之準則也鄭訓爲中雖本雅訓然于文義轉迂矣疏引洪範皇極以證之不知書言皇極猶詩言帝則也說詳尚

書

八曰誅以馭其過 太宰

注曰誅責讓也曲禮曰齒路馬有誅疏曰八曰誅以馭其過者臣有過失非故爲之者誅責也則以言語責讓之故云以馭其過也

樾謹按注疏所說均非經意也此文自一曰爵二曰祿之外三曰予與六曰奪對四曰置與七曰廢對五曰生與八曰誅對誅謂誅殺之非徒責讓之也春官內史亦言此八柄之事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生六曰殺七曰予八曰奪其事皆同惟變誅言殺然則此誅謂誅殺之明矣鄭君必以責讓釋之者因誅以馭其過疑過失但當責讓不當誅殺

耳不知此過字當讀爲禍古禍過通用漢書公孫宏傳諸常與宏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是其證也八日誅以馭其禍與五曰生以馭其福禍福正相對成義因假過爲禍鄭君遂失其解賈公彥見內史八柄變誅言殺不知其文異義同而曲爲之說胥失之矣

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

注曰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長諸侯也一邦之貴民所仰也

樾謹按此言以九兩繫邦國之民自牧長以下蓋皆親民之人故得與民相聯綴若州長爲一州之長諸侯爲一國之君則相去太闊絕矣鄭注殆非也今按牧長之名通乎上下下

文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鄭解牧字亦曰州長而解長字則曰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又大司寇職曰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注曰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然則長之名無一定牧之名官亦無一定矣國語齊語曰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韋注曰牧五屬大夫也管子治齊多本周制之遺疑此經所謂牧者即彼牧也此經所謂長者即彼正也韋彼注曰正長也是其義也周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所謂牧者疑亦五屬大夫之類禮記曲禮篇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蓋以王朝大夫本有牧名故從其稱以自貶損耳相沿既久

遂爲九州之長之定名而忘其本義矣

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

注曰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儒諸侯保民有六藝以教

民者疏曰云師諸侯師氏者此一經皆據諸侯又經云以賢

得民是諸侯師氏也云儒諸侯保氏有六藝者以經云以道

得民保氏職云掌教國子以道教之六藝故知諸侯保氏不

可同天子之官故變保言儒儒亦有道德之稱也

樾謹按諸侯師氏既同天子之官何以保氏必變而稱儒且

國語晉語曰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又曰擇師保以相

子是大夫之家尚有師保安見諸侯之國有師氏而無保氏

乎葢鄭君以諸侯師保爲說本不可通賈疏又曲爲之說皆

非經旨也今按師者其人有賢德者也儒者其人有伎術者

也說文人部儒柔也術士之稱是古謂術士爲儒凡有一術

可稱皆名之曰儒故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別此經所謂儒者

止是術士耳以道得民者道亦術也國語曰過五日道將不

行韋注曰道術也儒以道得民謂以道術得民也說此經者

習於後世之言視儒與道皆甚尊於是始失其解矣

六曰主以利得民

注曰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疏曰主謂大夫

樾謹按主之本義爲鐙中火主經典主字則皆丶之假字說

文丶部丶有所絕止而識之也凡物有所絕止謂之丶人

有所絕止亦謂之丶經典皆假主爲之而今俗字又從人作

住如孟子所云主顏讎由主司城貞子猶俗云住於某所耳因而有主客之稱又因而有臣主之稱晉語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蓋再世以下恩義尚殺君臣之分未定故仍從所止之稱而曰主也相沿既久而大夫稱主遂成定名先鄭即以說此經主字恐非周公制禮時之本意也今按六曰主與下文八曰友義蓋相近大戴記曾子記言篇曰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然則主也友也皆人所因依者也主即主顏讎由主司城貞子之主利之言利賴也主以利得民謂爲人所利賴也任之言信任也友以任得民謂爲人所信任也此皆所以繫邦國之民也自周之衰而黃鳥之詩作焉曰此邦之人莫我肯穀則以利得民以任得民者皆無有矣於是名生於不足而任俠之流遂得藉以收鄉曲之譽朱家郭解之徒由此起也若周公之制行則安有此乎先鄭誤解主字既非經意而後鄭說友字止以同井合耦鋤作爲言狹矣調人職曰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彼所謂師長即此二曰長三曰師也所謂主友即此六曰主八曰友也鄭彼注曰主大夫君也亦失之矣

六曰以敘聽其情 小宰

注曰情爭訟之辭

樾謹按大司寇職曰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然則聽

訟自是司寇之事此經言小宰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則所
謂聽其情者非謂爭訟也情當讀爲請古字通用荀子成相
篇聽之經明其請楊注曰請當爲情是其例也以敘聽其情
者謂羣吏有所陳請則小宰以敘聽之也

喪荒受其含禭幣玉之事

注曰凶荒有幣玉者賓客所賙委之禮疏曰案小行人云若
國凶荒則令賙委之彼謂王家賙委諸侯法此謂諸侯賙委
王家法也

樾謹按諸侯賙委當用財粟不當用幣玉此幣玉乃事神所
用肆師職曰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是也荒政
當索鬼神諸侯各以幣玉助王禱祀故小宰受之也昭二十

六年左傳曰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
此推之則水旱之災以幣玉助王禱祀宜亦事之所有矣

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宰夫

注曰鄭司農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元謂復之言報也反
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

樾謹按夏官太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
逆皆以復逆連文御僕云羣吏之逆庶民之復萬民之逆蓋
互言之非謂諸臣有復而無逆萬民有逆而無復也復謂復
命也逆謂逆命也既奉命而反報于上謂之復命未得命而
迎受于上謂之逆命昭二十五年左傳有司逆命杜注曰欲
迎受殺生之命是也此經復字當從後鄭之義先鄭失之逆

字當從先鄭之義後鄭失之

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鴈

羽膳膏羶庖人

注曰鄭司農云膏香牛脂也膏臊豕膏也杜子春云膏臊犬

膏膏腥豕膏也膏羶羊脂也元謂膏腥雞膏也

檥謹按膏香爲牛脂先鄭之義已得之矣其餘三者均當以

杜子春說爲定內饔職云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羊洽毛

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豕盲視而交睫腥然則臊以犬言腥

以豕言羶以羊言在本經具有明證先鄭以膏臊爲豕膏則

與內饔職不合後鄭以膏腥爲雞膏附會土木金火爲義更

不足據矣

烏鰲色而沙鳴貍內饔

注曰鰲失色不澤美也

檥謹按說文無鰲字釋文出犥字曰本又作鰲是陸氏所據

本作犥也說文牛部犥牛黃白色所謂牛黃白色者謂黃牛

發白色也馬部驃黃馬發白色是其例也驃從票聲犥從麃

聲而麃卽從票省聲故其義相通發白色者於黃色之中有

白斑點也說文火部票火飛也火飛則烈燄四射若流星然

凡有白斑點者其狀相似故以馬言之則從馬作驃以牛言

之則從牛作犥也此經言烏而古無從烏從票之字因卽以

犥爲之烏犥色者謂烏毛羽有白斑點也傳寫者以其事屬

烏不得從牛乃改從白玉篇白部遂收鰲字而解爲白色既

非古字亦非古義矣

聚毒藥以共醫事

注曰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恆多毒疏曰藥中有毒者謂巴豆狼牙之類是也藥中有無毒者謂人參苓蘞之類是也藥之無毒亦聚之直言聚毒藥者以毒爲主

樾謹按毒與藥當分爲二疾醫職云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注曰五穀草木盡石穀也此卽醫師所聚之藥也瘍醫職云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鄭解五毒句曰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埜置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之此雖鄭君據當時所有爲說未知古時五毒是此與否然經文旣言以五毒攻之又言以五藥療之則毒與藥明分爲二矣聚毒藥以共醫事者毒謂五毒藥謂五藥也疾醫之事止需五藥瘍醫之事兼需五毒故曰聚毒藥以共醫事鄭君誤合毒藥而一之疏因謂以毒爲主夫醫之用藥自當用其品之正性之良者何得以毒爲主乎醫師又何以專聚有毒之藥乎此皆說之不可通者至瘍醫之職五毒五藥明分爲二鄭君亦未言五藥卽五毒疏家强合之非經意且非

注意

一曰事酒酒正

注曰鄭司農云事酒有事而飲也元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醳酒也

樾謹按先後鄭說事酒均未得其旨事酒者謂臨事而釀者也三酒以新舊爲次疏謂昔酒久釀乃孰清酒更久於昔然則事酒最在前其爲新酒可知矣釋名釋飲食曰事酒有事而釀之酒也此說得之

爲其井匶 宮人

注曰井漏井所以受水潦鄭司農云匶路厠也元謂匶豬謂雷下之地受畜水而流之者

樾謹按井匶當作屏匶戰國策燕策曰宋王鑄諸侯之象使跖謹按井匶當作屏匶厠也莊子庚桑楚篇觀室者周待屏匶是其證也屏匶者屏厠也屏字之義易曉故不釋也後鄭作注時屏於寢廟又適其匶焉司馬彪注曰匶屏厠也蓋古之爲溷厠必有屏以蔽之亦取法于天象開元占經引甘氏云天溷七星在外屏南注曰天溷厠也外屏所以障天溷也司農釋匶爲路厠已得其義不釋井字者疑其所據本正作屏屏字之疑先鄭匶義之非失之矣

四郊之賦以待稍秣 大府

注曰稍秣卽芻秣也謂之稍稍用之物也

樾謹按秣字從禾從末義卽存乎聲謂禾末也稍秣連文義蓋相近稍亦禾末也稍之爲言猶杪也杪之爲木末猶杪之爲禾末小同今木末之杪每假稍爲之蓋亦聲近而義通禾末謂之稍木末謂之梢猶馬鞭頭謂之鞘旌旗旒謂之旆也晉書音義曰鞘馬鞭頭也文選甘泉賦注引埤蒼曰旆旌旗旒也旒

其證也稍秣皆牛馬所食之草取其細輭於餧飤尤宜耳鄭君所說未得其旨說文有餘無秣而稍字說解曰出物有漸恐非古字古義

其王之服玉佩玉珠玉 玉府

注曰佩玉者王之所帶者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衡牙蟜珠以納其間

樋謹按以珠爲蟜珠則珠玉爲二物與上服玉佩玉下食玉含玉均不一例殆非也據下文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注曰故書珠爲夷疑此經兩珠字古皆作夷先鄭所據本尚作夷槃至夷玉之夷久變作珠故書亦無作夷者故學者不得其義實卽尚書顧命之夷玉也夷之義爲陳禮記喪大記釋文曰夷陳也夷玉者陳設之玉故與服玉佩玉爲類尚書釋文引馬注曰夷玉東夷之美玉鄭義引鄭注曰東北之珣玗琪或皆望文生訓非塙詁歟

王齊則共食玉

注曰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

樋謹按食玉乃神仙迂怪之說非周公制禮所有也食當讀爲飾周易豐彖傳月盈則食釋文曰食或作蝕食之通作蝕也封人職曰飾其牛牲注曰飾謂刷治絜清之也然則飾玉之義蓋亦猶是以其爲王齊所用故特刷治

絜淸之因謂之飾玉其實亦服玉佩玉之類耳

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外府

樾謹按財用之齎幣當作齎幣之財用與賜予之財用一律疏曰云齎幣之財用謂王使公卿己下聘問諸侯之行道所用則曰齎幣云賜予之財用者謂王於羣臣有所恩好賜予之也是賈氏所據本正作齎幣之財用

掌書版圖之法內宰

注曰版謂宮中閤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

樾謹按鄭解圖字非也人之形象豈可勝圖宮中之吏歲有更易必使畫工執筆而圖之亦太煩擾矣小宰職曰聽閭里以版圖注曰圖地圖也司會職曰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注曰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是經言版圖者其圖皆謂地圖非謂人之形象也內宰治王內之政令則所謂版者閤寺之屬之錄籍所謂圖者王宮之圖也下文曰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均者據版以均之也人之多寡在版也分者據圖以分之也地之廣狹在圖也

以婦職之濾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

注曰故書二爲三杜子春云當爲二二事謂絲枲之事

樾謹按絲枲之事但謂之二事於文不明殆非也二事當從

故書作三事三事卽在下文正其服一也禁其奇衰二也展其功緒三也以作三事者以治三事也草人職注曰作猶治也

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

注曰次思次也敘介次也疏曰按司市注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敘肆行列也與此注不同者鄭望文解之彼經無肆文故以敘爲行列并思次介次其爲一所解之此文自有肆文故分思次介次別釋也

樾謹按司市職云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則彼經亦有肆文也鄭以敘爲肆之行列與下句肆字自不相妨蓋敘者統諸肆而言之也肆者就一肆而言之也乃於

此經分次爲思次敘爲介次義殊未安司市職云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以敘與介次別言之可知此注之非矣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

注曰中門於外內爲中若今宮闕門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元謂雉門三門也

樾謹按如注義則閽人所守止是雉門耳序官乃曰閽人王宮每門四人然則注義非矣蓋此閽人列于內小臣寺人之間而經文又特言守王宮中門之禁下文曰喪服凶器不入

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皆以宮而言是閽人所守者王之宮門也中門猶言內門詩牆有茨篇毛傳曰中冓內冓也戰國策秦策又有母在中高注曰中猶內也是古謂內爲中經言中門正以別於外之五門而後儒反以五門之中門解之失其旨矣爾雅釋宮曰宮中之門謂之閨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閎衖門謂之閎是宮門非一故曰每門四人又曰圄游亦如之若是雉門則圄游安得與之同乎

舞人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地官序官

注曰舞徒給繇役能舞者以爲之

樾謹按徒給繇役能舞者爲之疑舞下有闕文當云舞者若干人徒四十人春官序官鞮師曰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舞者若干人徒四十人春官序官

四十人旄人曰舞者眾寡無數又曰徒二十人皆其例也傳寫奪誤遂以舞徒連文注家卽從而爲之說殆失之矣

司祿

注曰主班祿

樾謹按司祿與司民皆星名也天府職曰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周官有司祿司民皆以星爲名秋官司民職曰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又曰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然則司祿之職當與彼同爾雅釋言曰穀祿也鄭注天府司祿亦曰祿之言穀也是祿與穀古通稱祿謂之穀穀亦謂之祿此司祿乃主穀數者祀司祿之日而獻穀數亦卽此官獻之

鄭君謂主班祿未得其實趙岐注孟子卽以司祿職關爲諸侯去籍之證尤爲附會

其植物宜阜物　大司徒

注曰鄭司農云阜物柞栗之屬今世閒謂柞實爲阜斗疏曰柞實之皮得染阜故引今世猶謂柞實爲阜斗爲證其栗雖不得染阜其皮亦阜斗之類故與柞同爲阜物也

樝謹按阜者草之俗字說文艸部草斗櫟實也櫟與柞異名而同物詩緜篇柞棫拔矣鄭箋曰柞櫟也字亦作櫔水經河水篇注曰吳越之閒名柞爲櫔是也亦或連言之曰柞櫟詩山有苞櫟篇陸疏曰秦人謂柞櫟爲櫟此經司農之注疑本作柞櫟之屬故引今世猶謂柞實爲阜斗爲證作栗者聲之譌耳疏曲爲之說非是

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

注曰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之時則男不曠女不怨疏曰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者謂鄉射飲酒之禮酒入人身散隨支體與陽主分散相似故號鄉射飲酒爲陽禮也

樝謹按賈疏說陽禮之義迂曲甚矣陽禮與陰禮對文內宰以陰禮教六宮司農曰陰禮婦人之禮然則此經言以陰禮教親者亦謂婦人之禮也媒氏職曰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男女之訟謂之陰訟故男女之禮謂之陰禮皆主女而言古之造字者婚姻字嫁娶字無不從女卽其義也陰

禮爲婦人之禮則陽禮爲男子之禮明矣古人行禮凡祭祀賓客喪紀之禮婦人皆得與焉惟鄉射飲酒純乎男子之事而婦人不與故曰陽禮

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

注曰恤謂災危相憂民有凶患憂之則民不解怠

樾謹按教之相恤不必以誓注不及誓字之義蓋亦有所疑而闕之也今按恤者愼也詩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毛傳曰溢愼也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作何以恤我是恤亦有愼義矣

溢愼也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作何以恤我是恤亦有愼義矣尚書堯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多士篇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其義並爲愼說見王氏經義述聞此經以誓教恤卽以誓教愼也士師之職曰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其實誓之用亦不專在軍旅條狼氏注曰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疏又引月令田獵司徒北面以誓之是祭祀田獵無不用誓誓之用廣矣國有大事先誓戒之使知敬愼以役上命故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若謂災危相憂則與不怠之義不相屬矣

以土圭土其地

注曰土其地猶言度其地疏曰按上經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測猶度也此經云以土圭土其地以土正當測處故云土其地猶言度其地也

樾謹按土其地之土卽讀爲度土度聲近故通用也尚書棄誓篇杜乃擭周官雍氏注引作敶乃擭設文支部敶閉也從

攴度聲讀若杜今書作杜者假字也然則土之通作度猶杜之通作敶矣土方氏職曰以土地相宅即度地相宅也賈疏未明假借之例故其說迂曲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

注曰保猶任也故書受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元謂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

樾謹按受與保同義古語或以受保連文儀禮士冠禮字辭曰永受保之是也又或以保受連文尚書召誥篇曰保受王威命明德是也昭三十一年左傳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受其無咎卽保其無咎也此經言五家爲比作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文異義同皆謂使之互相任保不爲罪過也族師職曰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可證保受之同義先後鄭所說皆非也鄭長職曰掌相糾相受惟其相保受故亦相糾察相糾相受事相因也賈疏用後鄭義爲說非經意矣

九比之數小司徒

注曰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爲井元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

樾謹按先後鄭說九比之義均有未安九比疑大比之誤益小司徒所掌之事以大比爲重故首云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大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其

下云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又曰及三年則大比正言其事也乃爲承上之辭亦爲發端之語尚書堯典乃命羲和是也王氏引之謂下文始云乃頒比灋何得於此遽言比不知此所言者皆其目也九與大形似而誤大司樂職九磬之舞注曰九磬讀當爲大韶字之誤也大誤爲九正與此同王氏謂九比乃人民二字之誤然民與比絕不相似無緣致誤也

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

注曰巡役小田役之事則巡行之

櫜謹按大司徒職云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故鄭君解巡役爲小田役之事則巡行之與彼文相配也然此文小軍旅巡役自與上文所云大軍旅師其眾庶相配巡役卽以小軍旅言不得分爲二事小軍旅巡役者謂小軍旅則巡行其徒役也鄉師職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疏曰謂六軍之外別有民徒使役皆出於鄉是軍旅亦有徒役之證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　鄉大夫

注曰使民皆聚於閭胥所治處

櫜謹按令民各守其閭者不使出二十五家之外也閭之下尚有比不言各守其比者比止五家爲數太少若使此比之民不得至彼比太近煩苛故不言比而言閭使此閭之民不得至彼閭所以待政令也謂皆聚於閭胥所治處非是

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旅師

注曰相共猶相救相賙

樴謹按相受猶相保也說見大司徒職矣相共亦猶相及也

蓋既使之互相保受故有罪而刑罰有善而慶賞亦相及相共也鄭君誤以相共爲相救相賙賈疏遂斷刑罰慶賞相及爲句皆非經旨

教皇舞舞師

注曰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翌或爲義元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疏曰先鄭之意蓋見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皇是冕爲首服故以此皇爲鳳皇羽蒙于首故云蒙羽舞自古未見蒙羽于首故後鄭不從之矣元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者鍾氏染鳥羽象翟鳥鳳皇之羽皆五采此舞者所執亦以威儀爲飾言皇是鳳皇之字明其羽亦五采其制亦如帗舞

樴謹按皇字書或作義者義乃鸃之假字鸃卽鶩鶩也說文鳥部鷖鸃鶩也鶩赤雉也古舞者或以雉尾飾冠文選東京賦曰冠華秉翟列舞八佾辟綜注曰冠華以鐵作之上闊下狹飾以翟雉尾舞人頭戴然則先鄭所謂蒙羽舞者古有此制後鄭易之未爲得也賈疏因書或作義誤以爲威儀字遂云以威儀爲飾失之矣

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注曰故書毀爲毇杜子春云毇當爲毀毀謂副辜侯禳毀除

殃咎之事

樾謹按副辜侯禳之事謂之毀事於義未安杜讀非也甌當讀爲禬甌從臬聲禬從會聲二聲相近周易困九五劓刖劓乃劓之或體京房作劊刖然則甌之通作禬猶劓之通作劊也女祝職曰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注曰除災害曰禬禬猶刮去也此言甌事卽彼言禬禳之事字有正假耳

碩牲則贊 充人

注曰贊助也君牽牲入將致之助持之也春秋傳曰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特

樾謹按博碩肥特乃封人歌舞之辭封人職曰歌舞牲注曰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鄭司農云封人主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腯然則碩牲則贊者謂封人歌舞云博碩肥腯則充人從而和之也注謂助君持牛未得其義

官田 載師

注曰鄭司農云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元謂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

樾謹按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巾車掌公車之政令注竝曰公猶官也然則官田猶公田矣先鄭之說自不可易國語晉語曰吾觀君夫人也若爲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爲人而已所謂隸農者蓋卽耕官田之農此亦古有官田之證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

注曰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

樾謹按如注義則近於苛政矣非周公制禮所有也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皆責其所當出非爲苛政以病之也里布屋粟乃當時之名目里布者以二十五家爲里計之一里應有如干布則知此不毛之宅應有如干布以屋粟者以夫三爲屋計之一屋應出如干粟則知此不耕之田應出如干粟矣孔氏廣森禮學卮言云里布直謂治麻所作布今知不然者此里布與閭師職之夫布合之卽孟子所謂夫里之布若以里布爲布帛之布而非泉布之布則於夫布不可通卽於夫里之布不可通矣里布以里計夫布以夫計江氏永羣經補義謂里布若後世地稅夫布若後世雇役錢斯得之矣

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注曰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

樾謹按此亦非也小司徒職注曰夫家猶言男女也凡經言夫家者皆言男女證以媒氏職云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則夫家之義自以彼注爲塙此以爲夫稅家稅失之矣今按鄉大夫職曰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卽此經所謂夫家之征也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布亦卽夫

家之征江氏永謂若後世雇役錢斯說得之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亦是責以所當出非爲苛政以病之也

孝德以知逆惡師氏

疏曰以孝德之孝以事父母則知逆惡不行也

檄謹按逆惡之事無取乎知之知當讀爲折荀子勸學篇鍥而舍之朽木不折大戴記勸學篇作朽木不知知卽折之假字也知與折古音相近禮記中庸篇既明且哲釋文曰哲徐本作知之通作折也孝德以折逆惡者言以孝德折其逆惡之心也折猶制也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曰魯讀折爲制是折與制義通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是謂孝德以折逆惡

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 調人

注曰鄭司農云以民成之謂立證佐成其罪也一說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

檄謹按司農二說均未得民字之義民者對官而言史記孝文紀五帝官天下索隱曰官猶公也然則民猶私也以民成之謂以私成之蓋不歸于上不歸于圜上而使其自相和解也古言民者皆對官而言師古注漢書衞青傳民母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之閒以別于公主家也又注丙吉傳民夫曰謂未爲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閒者皆可證明此經民字之義

媒氏掌萬民之判

注曰判半也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喪服傳曰夫妻判合

判合鄭司農云主萬民之判

樾謹按主萬民之判於義未安此判但曰主萬民之判合而已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曰判卽判書之判朝士職曰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傳別分支合同兩家各得其半分而合者疏曰卽質劑傳別分支合同兩家各得其一者也媒氏所掌萬民之判亦與此同蓋卽婚書男女兩家各得其一者也下文曰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此判字疑衍文故先後鄭均不說判妻之義凡娶妻入子者猶下文言凡嫁子娶妻鄭司農云入子者謂嫁女者也此卽據下文爲說後鄭因下言嫁子此言入子其文小異其義亦當有別故曰言入子者與先鄭之義相足本不相違賈疏所據本已誤衍判字乃謂判妻已是嫁女後更言入子明非嫁女此說大誤非經意且非注意也

禁遷葬者

注曰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

樾謹按禁遷葬與禁嫁殤兩事不同禁嫁殤者禁其不當合而合也禁遷葬者禁其不當離而離也合葬之禮始于周公故禮記檀弓篇曰周公蓋祔然則周初民間沿襲前代之制其不合葬者多矣遷葬者謂夫婦不合葬而又遷葬于他處也國語晉語云成而不遷韋注曰遷離散也遷葬則離矣周公初定合葬之禮故禁民間之遷葬者而於媒氏特著其文

也如注所說似非事之所有矣

以量度成賈而徵儥 司市

注曰徵召也儥買也物有定價則買者來也疏曰知儥爲買者以言徵召買者故以儥爲買此字所訓不定按下文所云貴儥者鄭注貴賣之鄭亦望文爲義故注不同也釋文曰儥劉音育聶氏音笛

樾謹按說文人部儥見也從人賣聲此儥字之本義卽今覿字故聶氏音笛然此經儥字實當音育乃賣之假字說文貝部賣衒也讀若育是也行部衒行且賣也是此字之義爲賣不爲買明矣僖二十七年左傳曰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卽此經徵字之義徵之言明徵也謂不相欺也鄭誤以

徵召釋之因幷儥字之義而失之矣

掌其賣儥之事

注曰儥買也

樾謹按儥者賣之假字訓賣不訓買說已見前矣說文云賣讀爲育故經傳每以鬻爲之鄭君訓儥爲買誤也惟儥既訓賣則不得復與賣連文而此云掌其賣儥之事質人云凡賣儥者質劑焉賈師云凡國之賣儥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皆連言之曰賣儥義似可疑乃鄭君於賈師注云故書賣爲買是知經文本作買儥鄭君既訓儥爲買因改買儥爲賣儥耳此乃鄭之失不可苟從仍當以故書爲正胥師職曰察其詐僞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鄭司農云儥賣也慝惡也後鄭亦

以行賣惡物解之賈師職曰凡天患禁貴儥者先鄭無注後鄭釋爲貴賣夫賣之與買截然異義豈有儥之一字既可訓買又可訓賣者乎且賈師一職前云禁貴儥者後云凡國之賣儥同在一簡之中乃貴儥之儥則訓爲買此其違失尤爲顯然今定儥爲賣之假字其音爲育其義爲賣凡經言賣儥者皆從故書作買儥則字義正而經義亦明矣

襲其不正者 胥

注曰故書襲爲習杜子春云當爲襲謂掩捕其不正者

樋謹按讀習爲襲是也以掩襲釋之非也襲者入也國語晉語曰使晉襲于爾門又云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儆大國襲焉曰威皆其證也

國襲焉曰誅韋昭訓襲爲入蓋古語然也襲其不正者卽入其不正者謂不正之物沒入之也司門職曰凡財物犯禁者舉之注曰舉之沒入官與此同意

共匡篚及匶車之役 遂師

注曰匡篚之役竁復土也其器曰篚疏曰竁謂穿地復土謂下棺之後以壙上土反復而爲匡壁皆須篚器以盛土也

樋謹按穿地復土之事雖皆須篚以盛土然謂之匡篚之役甚爲不辭篚疑壠字之假借匡篚卽匡壠也禮記月令篇曰營匡壠之大小高卑厚薄之數此疏亦云爲匡壠是古謂壙冢爲匡壠遂師共匡壠之役則竁地復土之事皆包其中矣因假篚作壁而鄭君遂以本字讀之殊失其義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

注曰耡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

樾謹按耡粟者卽殷人七十而助之助孟子所謂雖周亦助者也說文耒部曰商人七十而耡則古字正作耡矣屋粟者卽夫三爲屋之屋小司徒職曰攷夫屋注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是也至地力不能無厚薄大司徒造都鄙其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分而遂人治野亦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別是有不耕之田卽有不徵之粟如中地田百晦萊百晦則閒一歲矣下地田百晦萊二百晦則閒二歲矣是謂閒粟閒之言閒廟也非閒民之閒也蓋周時取民有此三科鄭君此注似失其義至閒粟之閒幷失其讀矣

以溝蕩水 稻人

注曰杜子春讀蕩爲和蕩謂以溝行水也

樾謹按蕩當讀爲盪說文皿部盪滌器也楚辭惜賢篇盪滭溷溛之姦咎兮王逸注曰盪滌也以溝盪水謂盪滌其水作蕩者假字耳釋名釋言語曰蕩盪也排蕩去穢垢也是蕩盪義通杜說未得

以時舍其守川衡

注曰舍其守者時案視守者於其舍申戒之

樾謹按如注義則當云以時戒其守不當云以時舍其守注

義非也舍猶置也廣雅釋詁捨置也舍捨古通用襄十四年左傳曰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此經舍字與彼同義舍戍即置戍以時舍其守猶以時置其守也

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搏十搏爲縛羽人注曰審搏縛羽數束名也爾雅曰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謂之緷其名音相近也一羽有名葢失之矣

樾謹按爾雅從一羽起數周禮從十羽起數古書不同往往有此不足異也惟就本經論之搏縛並從專聲古音相同乃以爲百羽千羽之異名殊不可解疑周禮原文本作十搏爲揮葢搏即爾雅之縛揮即爾雅之緷爾雅竝從糸周禮竝從手也鄭公孫揮字子羽其義即取諸此後人因爾雅緷字從糸因改此經揮字作緷而傳寫又誤爲縛耳釋文曰縛劉古本反疑其所據本正作緷故其音如此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七十三終

善化劉鐸
長沙王闓運
校